

[D.—16x]

掛號第

# 一年

丁玲著

版出社通流 書僑華

[

M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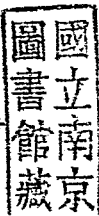
I25

138

# 年 一

著 玲 丁

版 出 社 通 流 報 書 僑 華



3 2173 0918 0

## 寫在前邊

這集子裏都是一年的零碎，本來是替「西線生活」寫幾篇的，後來一看，還有幾篇也可放在一道，另出一冊。我的生活不准許我保存原稿，收一集在這裏也是一個道理，加上幾個朋友的慫恿，於是就收集了一下子。不敢說是作品，只不過是替服務團記錄一下吧了。所以仍只能作生活實錄讀。編時忽忽，希望讀者原諒。

# 目錄

## 出發前後

|         |    |
|---------|----|
| 成立之前    | 二  |
| 第一次大會   | 七  |
| 政治上的準備  | 一〇 |
| 工作的準備   | 一二 |
| 我們的生活紀律 | 一五 |
| 民先與文研   | 一九 |
| 河西途中    | 二〇 |

## 在山西之點滴

|         |    |
|---------|----|
| 臨汾      | 二六 |
| 冀村之夜    | 三一 |
| 孩子們     | 三七 |
| 第一次的歡送會 | 四〇 |
| 楊伍城     | 四四 |
| 望天山     | 四八 |

馬蹄

關於自衛隊感言

## 西安雜寫

序「呈在大風砂裏奔走的崗衛們」

「河內一郎」後記

關於本團抵陝後的公演

寫在第三次公演前面

適合羣衆與取媚羣衆

反與正

說歡迎

勇氣

說到「印象」

諷刺

西安雜談

## 附錄

壓碎的心

七月的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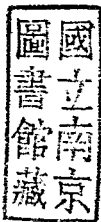
略談改良平劇

五一  
五一  
五四

五七  
六〇  
六二  
六四  
六六  
六七  
六九  
七〇  
七二  
七三  
七四  
八〇  
八六  
九〇

# 出發前後

## 成立之前



盧溝橋事件後，延安起了很大的波動，印的總字號外，在通訊員們的手中，看到一些機關裏的棧子上，學校裏的救亡室裏，看到了救國會，看到了婦女會，大街小巷都圍着一團一團的人，討論着這非常消息的傳來，那些抗大的學生，開小組會，開大會，吐沫飛濺着。駐守在後方的警衛團，以及一些勤務班，特務團，都是討論着一個題目，後方政治部每天至少有幾十個，連一般的幹部都要求到前方去。年青人的心都不定的飛躍在炮火中。於是毛澤東先生在抗大的操坪上做了一個報告：連炊事員都興奮的聽到了：

「……………只要是不怕死的，都有上前方去的機會，你們準備好了，那一天命令來，那一天就背起甕子走。延安並不需要你們，並不需要這麼多的幹部。我們歡送你們出去，到前方去也好，到後方去也好，把中國弄好起來，把日本趕出去，那時再歡迎你們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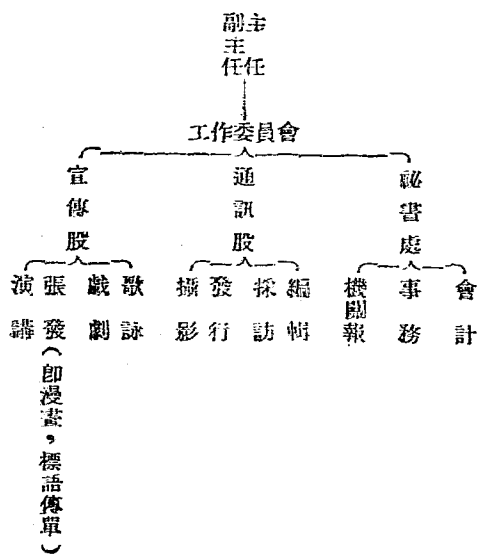
接着抗大提早畢業了，從八月三號起，陸陸續續不知有多少人馬開拔，有的是坐汽車，有的是走路，有的往南，有的往北，窄的街上騾馬牽來牽去的，軍委四局的電話，沒有停止過通話，通訊員和一些總務處長，管理員們擁擠在院子裏，要錢的，要糧食的，要被服的，要牲口的，還有要人員的，什麼飼養員，炊事員，運輸員，勤務員都缺乏，自然牲口裝備都成問題。於是又派人到延長去，到宜川去調人。而路上便更顯得熱鬧了。

這時我和奚如夫婦仍住在抗大，他已經沒有誤了，文協的會員全都是抗大學生，夢秋又已去西安，我們的時間仍大半消耗在會客上面，於是不願留守的心情也跟着人羣動盪了。我們便計劃着上前

線去。一下我便徵得了六七個同志，我們草擬了一個戰地記者團的章程，只要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錢，走很多的地方，寫很多的通訊。但晚上却有人滲入進來了，要求擴大這個組織，加上戲劇，歌詠，漫畫等。我和奚如起先都不贊成，後來也附和了，原因我們都怕管事務，如果有了一個大的組織成立，我們這小小記者團跟着他們也很好，如果我們需要單獨出去，就離開他們，如果不需要出去，就在這裏寫寫文章，而且有趣看。過去我們都怕那些馬戲班似的劇團，浪漫派的藝術家，但如果是抗大的學生們，那倒又可以馬馬虎虎，於是我們便把計劃做過，是一個戰地服務團或宣傳隊性質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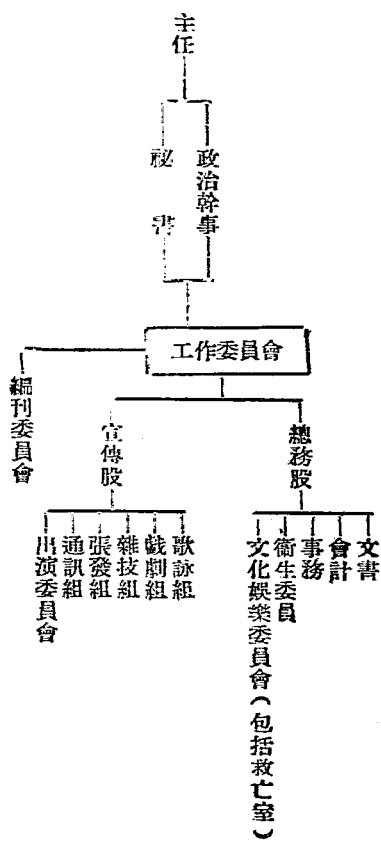
第二天在抗大八隊的宿舍處臨時貼了一張白紙，上邊大書幾個黑字：「戰地服務團」。陸續有些人往裏搬，幾乎全是抗大的學生，畢業的，以及沒有畢業的。他們在那裏的生活，仍照着學校一樣，直到第三天才正式宣佈了負責人的名單，大約就是這麼成立了。我和奚如榮任主任和副主任，但我們心上都有說不出的懊喪，尤其是我。的確我會寫過一點文章，但是一個寫文章的人來帶隊伍，我認為是不適宜的。加之我對於這些事不特沒有經驗，簡直沒有興趣，什麼演戲唱歌，行軍，開會，弄糧草，弄柴灰，……但是我仍舊被說服了，拿了大的勇氣把責任扛上肩頭了，決定了第二天上午召集大會，討論一切事情。這天是八月十一號。

# 附一 成立時組織系統表



## 附二 現在之組織系統表

（組織系統按工作之方便，曾幾次修改，現只拿出最近的附在這裏。）



### 附三 日記一頁

八月十一日

當一個偉大任務而在你面前的時候，應該忘去自己的渺小。

不要怕羣衆，不要怕羣衆知道你的弱點，要到羣衆中去學習，要在羣衆的整體之下糾正過那致命的缺點。

領導是集體的，不是個人的，所以不是一個兩個英雄能做什麼大事的。多聽大衆的意見，多派大衆一些工作，不獨斷獨行，不包而不辦，是最好的領導方式。

要確立信仰。但不是作威作福，相反的，是對人要和氣，對工作要耐苦，鬥爭要堅定，解釋要耐煩，方式要靈活，說話却不能隨便。

明天我就要同一羣年青的人在一道了。大部份的人我都不認識，生活年齡都使我們有一道距離，但我一定要打破牠，我不願以我的名字領導着他們，我要以我的態度去親近他們，以我的工作來說服他們，我不是一個自由的人了，但我的生活將更快樂，而且我在一羣年青人領導之下，將變得比較能幹起來。我以最大的熱情去迎接這新的生活。

## 第一次大會

到會的一共有二十三個人。這是全體團員的數目，這次會的內容確定了西北戰地服務團是一個半軍事化，以宣傳爲主要的團體，討論通過了行動綱領及本團規約，並決定了發一成立宣言及通電，後來這些東西都在機關報戰地第一期上發表了。現在只抄綱領及規約，以作參考之用。

### 西北戰地服務團行動綱領

- (一) 在政府領導之下，號召統一全國力量，澈底實現抗戰國策，爲取最後勝利，以復興中華民族。
- (二) 鼓勵抗日將士，援助抗日將士，慰勞抗日將士，發揚抗日軍爲民族解放而奮鬥之精神，提高抗日軍之抗戰情緒，鞏固抗日軍之抗戰意志，以保障抗日戰爭之勝利。
- (三) 向敵軍及俘虜作各種方式之宣傳與訓練、瓦解敵軍、爭取敵軍。
- (四) 以戲劇，音樂，講演，標語，漫畫，口號各種方式向抗日戰士及羣衆作大規模之宣傳，使能澈底明瞭民族革命戰爭之意義與目標，藉以喚起中華民族之兒女們的鬥爭情緒與求生存的犧牲精神。
- (五) 努力創作抗戰劇本，歌曲，各種大衆化之藝術作品，供給全國救亡團體應用，以便擴大抗日宣傳。

(六) 教育戰區民衆，予以政治，救護，運輸等等訓練，並幫助當地政府與駐軍組織戰地民衆，積極參加抗戰。

(七) 與各地救亡團體，參戰團體，取得聯絡，並教授各種救亡歌曲，及排練各種形式之雜耍戲劇以相互幫助推動工作。

(八) 以電報，通訊，報告文學等各種方式，將戰地情況傳達國內外，號召全國民衆參加抗戰，並爭取國際間之同情與援助。

## 本團規約

(一) 一切行動聽指揮。

(二) 對上級遵守應有禮節。

(三) 有意見即提出，避免無原則的爭論。

(四) 造成抗日統一戰線的模範作用，親愛的精神，團結互助。

(五) 保持本團名譽，發揮工作的積極性與創造性。

(六) 不對外隨便發表意見。

(七) 對民族利益要忠實，對羣衆利益要愛護。

(八) 養成集體領導，個人負責的作風。

(九) 工作中要加緊學習。

(十) 養成自我批評，互相規勸的美德。

(十一) 男女關係要保持正常性。

(十二)生活起居遵守時間。

(十三)隨時隨地注意清潔，愛惜公物。

(十四)不准吵嘴打架。

(十五)不准酗酒及一切不法行爲。

## 政治上的準備

在行動綱領上已經詳細的寫明了我們的任務，就是爭取抗戰的勝利，然而如果不充實自己的政治的認識與理解，是担負不起這重任的。我們的戲劇歌謠等等，只是一個工具，船上的槳，繩索而已，這些工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指南針是舵。而政治却是戰地服務的指南針是舵。所以雖說我們是一個藝術的宣傳的團體，但對於政治的學習却看做第一位。所以戰地服務團很快就成立了一個學習小組，每個星期開一次會，討論時事及其他理論、問題，也有時經常請名人講話，在延安時，曾經講過的題目和被請的人有：

戰時政治工作

莫之驥講

行軍須知

何長工講

戰時的地方羣衆工作

李富春講

統一戰線

凱豐講

托派理論

吳亮平講

中日問題

李凡夫講

大衆化問題

毛澤東講

每次在聽講的時候，同志們都記筆記。而在演講後選一個比較空的時間，便討論着，提出問題，多加引證，如果一次的時間不夠，則再選一個時間繼續。務必使每個同志都清楚的了解。若是還有個別的有模糊的地方，則小組長負責教育他。留在延安四十天的樣子，在四十天之中我們只能有這麼多

的準備，好在大部分的同志都有一點社會科學理論的基礎，同時也懂一點學習的方法，即是集體的，科學的，而我們決不間斷，無論在什麼環境之下，像這些小組會和大會，請人講話，或自己準備報告，或演講競賽及辯論。我們的工作將要隨着時日開展下去，而政治認識的深刻，和意識之加強，也要使其成為正比例。

## 工作的準備

二十三個漸漸成爲三十個了。十分之七是二十歲左右的人，誰有經驗呢？誰也沒有經驗。但事情總得做，於是編劇我也來了，孩子們派了我，限定了題材，限定了日期。導演我也參加了。奚如也是一樣，我們還編了歌。而且奚如還租了演員，當他第一次上台的時候，我們大笑，孩子們也一樣，他們的勇氣大，什麼都敢嘗試，所以我們很快就產生了好幾個劇本，而且排了。而且上演了。

王老爺

張天虛作

東北之光

孫 強作

漢好的末路（街頭劇）

黃竹君作

重逢

丁 玲作

最後的微笑

孫 強作

保衛盧溝橋（獨幕劇）

抗大十三隊集體創作

還有兩個三幕劇，是寫淪陷時的北平學生的，因爲太長，太瑣，所以沒有排。另外還排了幾個不是我們創作的，如放下你的鞭子，林中口哨等，一共可以上演的，大約有十五六個獨幕劇。包括觀衆的對象有農民，工人，士兵，知識份子，小市民等，以農民及士兵爲多。

在我們做準備工作中，有一個傾向，即大衆化，儘量利用舊的形式，所以很快便設立了一個雜技班，專門研究編製一些爲大衆所喜歡的形式。每一種形式在延安試演時，都以其新穎博得很多好評。計在延安編的大鼓有：

勸國民抗戰

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

難民

勸夫從軍

快板有：

大家起來救中國

盧溝橋

國共合作

其餘如小放牛、雙簧、四簧，相聲等都各有一些，不過大都隨着時事而變遷。每次都有改變的地方。在雜技中成爲最有特色，也就是最受歡迎的，就是流行於民間，尤以東北及冀魯豫的秧歌舞改編爲打倒日本昇平舞。這種舞是用了幾種很簡單的舞，一邊扭動一邊唱，配以中國之鑼鼓嗩吶，作隊行之變化，及男女對舞，間以丑角，本是一種狂歡之意。現在不過將人物加以複雜，扮工農兵學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人物都按照其職業化裝，加以誇大，先是安居樂業，以動作表示其工作，後被漢奸挑撥，即自相私鬥，繼之日本來強佔財產土地。於是學生宣傳，全國團結一致，反抗日本，槍斃漢奸，軍民大樂，狂舞對舞。非常生動。在延安也試演過數次，引得滿城男女，一齊在沿街呼嘯，跟隨不散。

歌詠也是這樣，除將一般普遍的救亡歌曲唱熟外，只編有一個戰地服務團團歌。其餘全是小調，計有：

驅逐日本強盜漢蛋

要打得日本強盜回東京

新九一八小調

送郎上前綫

老百姓參加抗戰

男女一齊上前綫

我們一邊創作着，練習着，但我們也要實習，要求得到別人給我們批評，所以我們還不斷的演出，在延安的四十天之中，一共公演了十一次。兩次是招待各界批評，三次是歡迎抗人新生，才是在歡送戰地服務團的晚會上。兩次在街頭，一次專門是防空教育，是在城外，觀眾除少數摩托學校的學生外，大部分都是鄉民。另外兩次是到川口去演的，川口離延安城二十里路，出發到那裏全爲的是實習。成績很好。我們剛回到城裏時，川口的鄉政府主席的報告，就已經到了特區政府的代理主席董必武同志的手裏了。很慚愧的他誇獎了我們幾句。

每次在街頭出演時，頗能吸引觀眾的，還有我們張發組的大畫，一連有十幾幅用竹筒舉着成行成列的遊行一週，然後又放在演劇的場子四週圍，在這些畫底下，無數的人擁着看，指手劃腳，於是我們的同志便爲其解釋，常常就爲了解釋這些畫的內容，弄得聲嘶氣竭，滿頭大汗。

通訊的工作，因爲未出發前是比較缺少材料，所以只發了兩次關於本國的消息，和一次對川口的報告，但他們多半幫助了宣傳股的工作，編排劇本，創製歌曲，及自我的政治教育。

油印的戰地報出了兩期。

## 我們的生活紀律

也許我們的準備工作做得不够好，但總够多了。尤其以我自己來看。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有這麼多筋力的人，我從來沒有看見他們疲乏過，猶疑過，我跟着他們一樣的生活，我盡我的能力去做，我總不能很快改過我的習慣，我總不能依照着生活次序去生活，表面上我似乎也與他們一致了，但從工作的表現上，我是顯得愚笨的。譬如在上了早操之後，一邊拭着汗一邊準備着討論的提綱，排完了戲之後，又要編歌曲，或是一邊寫稿子，一邊又商討着一些事務上的事，如同驢子又太少啦，應該設法買兩匹啦，這兩天菜又貴啦，連山芋都吃不起，只能吃南瓜啦等等的事。若是沒有在集團裏生活過，初跑到這團體來，一定要罵這種生活太刻板了，一切工作時間都得服從哨子。哨子一響，上自習啦，就得自習，在自習時是連寫信都不被准許的。哨子一響，午睡啦，要午睡，又得受批評。在遊戲的時間，得遊戲，在工作的時間得工作。偶爾自然也有犯規的，不過最好不犯規，例外的事情使一個人感到難受的。在延安時，生活的有規律是使人吃驚的。因為全體團員就住在一間屋裏，分為四班，有軍事班長，這幾個班長都非常負責。我爲了要建立信仰，起模範作用，我把八點鐘起床的習慣改成四點半了。後如也是每天早晨用手擦着眼睛向我說。

「臭虫跳蚤多不過，晚上總是睡不好。」

但這對話不會拖長下去的，因為集合號在操場上吹着了。

爲了要保證完成工作的學習的計劃，所以生活上是不能放鬆的。因此又一個生活檢討會，這種生活檢討會多半時間都是以生活爲單位來開的。間或有嚴重問題時，也開大會，並且有賞罰條例，同志

之間是親愛的，表現出這種親愛的精神也是更能在這種會上看到，無情的批評，同一切不良傾向做鬥爭，彼此之間毫無客氣，但會議一經結束，又只見大家如兄如弟，歡洽異常。誰看見了這種情景，不感動呢？

生活是這末的嚴格，然而待遇却並不優裕。不過不在行軍時，自然也可以媽媽虎虎了。每月每人可以得生活費二元。一切不管，夏季發單軍衣一套，冬季發棉軍衣一套，在延安出發時，費很多力量都沒有弄到棉衣，明知途中一定很冷的。糧食多半是吃小米。記得吃了一次大米飯，大家都噓了幾天，說沒有菜也可以。除了糧食外，預算每人每天有七分錢吃菜及買油鹽柴醬等，如果小菜便宜的時候，到星期日菜裏或者可以看見一點肉片。而這點肉片是如何加增着團裏快樂的空氣阿！

## 附一 起居工作時間表

|           |              |
|-----------|--------------|
| 四點半       | 起床           |
| 四點三刻至五點一刻 | 早操           |
| 五點半至六點半   | 讀書           |
| 六點半至七點半   | 早餐會客休息       |
| 七點半至十一點半  | 工作（包括練習排戲創作） |
| 十二點       | 午餐           |
| 十二點半至二點半  | 午睡           |
| 二點半至五點半   | 工作           |
| 五點半至七點半   | 晚餐遊戲         |

七點半至九點半

自習

十點

熄燈

此表因季節之不同，常有更改，但大體不違背這原則。如冬季則無午睡，起時則為六點。常因對外工作，如公演等，則亦稍有變動，但這是不常的事，不是常有的，也是部分的變動。

## 附二 賞罰條例

### 獎賞條例

- 一 守紀律，工作積極者，當衆讚揚。
- 二 工作有顯著成績者，給乙種獎狀。
- 三 自己工作好，同時能幫助，推動。和領導他人者，給甲種獎狀。
- 四 生活，學術討論會不受批評而有進步者，給乙種獎狀。
- 五 工作上有特殊功績者，給甲種獎狀。
- 六 學術進步快者，獎書一本。

### 懲罰條例

- 一 不受指揮，違抗命令者，受嚴格批評，繼續三次者，記大過一次。
- 二 無理爭吵者，受規勸，連犯三次，記小過一次。
- 三 打架者，記小過一次。
- 四 忽視禮節者，受規勸，連犯三次者，記小過一次。
- 五 破壞本團名譽者，記小過一次。

六 隨便對外發表不負責任的意見者，受批評。

七 破壞統一戰綫者，斟酌情形嚴厲處罰。

八 損害羣衆利益者，視其所損害之大小，規定賠償及處分。

九 損毀公物者，視其情形決定處分。

十 妨害公共衛生者，受警告，三次記小過。

十一 生活散漫者，受勸告，二次批評，三次受警告，四次記小過。

十二 不愛清潔者，受規勸。

十三 破壞軍風紀者，視其情形決定之。

十四 玩忽職責者，記小過一次。

附註：凡記過能改，而有迅速進步者，將功折過。

## 民 先 與 文 研

團員裏有許多都是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所以成立了一個民先分隊部。民先在服務團的任務，是保障服務團一切工作的完成。無論在工作，在生活，在學習上都要起模範作用。如果民先隊員有了什麼錯誤，他除了受服務團的處分以外，更要受到民先比較苛刻的處分。民先分隊部有分隊長及宣傳組織兩幹事，其餘分小組，每星期開一次會。討論服務團的工作，及學習問題。因為服務團的人數少，而且組織比較嚴密，所以學習成了主要的。關於服務團事務人員的教育也就放在了民先身上。這時服務團有勤務員四人，通訊員一人，管理員及炊事員四人，每天至少兩次課。文化課和政治課，文化課包括自然常識唱歌，政治課包括時事分析，當兵須知，軍隊紀律，及一切政治常識。每星期也開會一次，檢討學習的心得，經常測驗。所以民先在服務團起了一些作用。尤以在山西及西安時為多。不過現在且不說他。

文藝研究會是幾個愛好文藝的同志所組織的。除了研究寫通訊，製曲，編劇以外，並經常開會討論文藝上的諸問題，計劃寫稿，出刊物，與外邊之文藝團體發生關係，開座談會，組織文藝人等。這個會似乎不大管服務團的工作，但在創製上及聯絡組織文藝青年却有了很大的表現。也是以在山西及西安為有作用。後來在西安時，改名為戰地社。在國風日報出「西北文藝」三日刊，及救亡週刊之文藝

## 河 西 途 中

大的營房院子裏，層層密密圍了許多軍裝青年，他們每個人的臉上，都有着歡笑的光彩閃耀。他們談笑着，議論着。在當中，一部份是裝束整齊，綁帶貼實地緊裹在腿上，草鞋踏在腳底，各色包袱背在背上，紅光滿面的臉，說明着他們氣飽力足。一副出征英雄的偉姿，早把另一部份送行人們的心，鼓動成高興與激昂，忘了世俗的離別悲哀。

七個馱着行李的小驢子在前頭一搖一擺的移着腳步，鮮紅的圓旗在隊列前頭迎空招展。陝北公學的同學列着隊，預先趕到路中。當太陽從山腰探出臉來的時候，靜穆的晨空中，被『歡送戰地服務團上前綫』，『爭取抗戰的勝利』……的口號聲，雄壯的歌聲所充滿。這樣一直延展到土圍子邊。遼闊的草地上映着排列的拖長着的人影，歌聲響到被太陽晒着的岩山上，飄到不倦地豁豁響着的延水上，天地也似乎在飛躍，跟着數百成千的喉頰，跟着數百成千跳蕩的心。風跟着人跑，刮着前邊의 紅旗刷刷直叫。

送了一程又一程，戰團的隊伍停住了，向後轉喊着話，答謝他們的歡送。在震響着天地底熱烈口號聲中，才結束了這個壯烈的場面。

我們唱着走着，過了川口，不知不覺的便到了預定的宿營地——四十里鋪了。團員們卸了裝，馬上便分散到各密洞裏去調查當地情形和向他們宣傳。這村莊是走到陝北的任何地帶都可見到的，二十來家，安居樂業，但對日本鬼，他們無論婦孺，都表示深恨入骨。有貧農會，會長也即是農民，穿着破爛的布衣，戴舊草帽，由山裏起來爲我們預備一切。和他暢談時事，滿口奇語，真像一個大知識份

子。

在他口中，我們知道這地方的民情也和別的落後鄉村一般，迷信很深，婦人纏足，從八路軍來後，漸漸的破除了。而且又辦了小學，有二十多人，佔全村兒童百分之六十以上，女生有三分之一，婦人參加識字班，過去的童養媳及賣婦現在減少了。以往收成不好，今年雨水多，加以地方當局對春耕的幫助和指導，闢荒不少，已經大大地得到改善了。

第二天宿甘谷驛時，我們找到了鄉長，我們和他談起來，他是一九三五年參加地方武裝，當過分隊長，他老婆也參加識字班，兒子參加少年隊。這裏鄉政府是由鄉長，土地部，糧食部所組成。此外，的組織還有貧農團，勞動互助社，識字班，婦女會，互濟會，救國會等。貧農團現有團員七十一人，分十班，團長書記各一人。地方文化自建蘇維埃後，已改進很多，文盲減少，廢除買賣婚姻，只需鄉政府許可，一人介紹便可登記。

夜間下了一夜雨，次日清晨仍然連綿不停，急於要走的心情，被雨絲絆住了。在這羈留中，從新決定我們的工作：上午通信股埋頭整理稿子，創作小調雜技，教歌，下午就準備音樂會。一個原來非常漂亮的教堂，現在那台子已經倒塌了，但「無堅不克」是我們的作風，有幾十個人動手，面對着這樣的問題，自然是迎刃而解了。嘿呀嗨呀的，泥土木板，在幾十個年輕人的肩上，腕上，跳到破毀的台子上，馬上修理得整齊。

雨住了。但天還陰陰地。門口及門外的漫畫上，圍纏了黑壓壓的民衆，紅色的布幕，鮮明地掛在當中，我們還拔來一叢叢的藍色雛菊，紅的淡黃的野花，把個禮堂裝點得真是十分幽美，自然地飄出了一種莊嚴的空氣。在各團員的踴躍中，來賓們陸續地到了，有整着隊的警衛連保安隊，兒童團，他們和延安的一樣，保持着良好的紀律，依着前台主任的指揮，找到他們的適當地位坐下。零散的民衆

們，便到處充塞着。開始了，只有在邊區才能有的盡情的熱情的歌聲又轟然響起來。夾在當中的是一個個親熱歡忻的臉所發出的歡呼聲，叫好聲。

因為羣衆過于表示得歡忻與熱烈，我們在預定的節目之外，又加上了一個「打倒日本昇平舞」，從台上舞到人羣，再舞到院中，羣衆們仍舊像鐵棒的不散。跟着又進行了演講，又加上了一個羣衆劇。看看天色將晚了，成千的羣衆們，才依依的轉向他們有的是十來里冒雨而來的歸路。

晚飯後，我們帶着白天留下的興奮，又席地坐下，靜靜地來開我們的演講會。題目爲「怎樣爭取抗戰的勝利？」假設對象是一個極大的市民大會，由每班推二人爲演講員，奚如和我以及天虛同志担任評判，結果非常好，各團員均能充分的發揮意見。

甘谷驛的兩天駐留，使大家又怨恨又焦急。早晨不待值星班長的哨音，大家就由水泥地上翻身起來，但因為有幾個同學身體不舒服，主任決定只走三十里宿營。——因如再過去是一上一下四十里的大山——大家心中有些悵鬱。

歡歌着出了東城，張發組的同志在岩石上和墓碑上橫掃直劃的塗着斗大的標語，這樣不知不覺來到黑家鋪。在行李搬到宿營處後，各處散播着不夠勁的埋怨空氣，但因為是決定了的，各人仍興奮着來進行今天的工作。

命令像陣風，很快的由各班長傳來：「吃過午飯再動身，趕到延長宿營」。大夥兒歡躍起來，一陣熱烈的呼叫着：「擁護新計劃！」

在沒有吃飯前，各團員仍去和民衆談話，教小學生唱歌，幾十分鐘，小孩子們便學會了幾個小調，得意而悅快的唱着。

快一點鐘了，離開黑家鋪，走不上幾里便是高山，這是我們出發以來第一座大山。我們的隊伍本

來是很有次序的走着，護迎面來的一羣陞背駱駝一衝，過慣山地生活的，便趁機大顯身手，直衝向前，走路經驗少的便落了隊，以致連雜務人員還不到六十人的隊伍，拖長到七八里。幾次地叫喊停住，前面的只是像無羈的野馬似的往前直衝，直到把山翻完了，才衝到山脚坐下等待，等了半點來鐘，後面才陸續來着騾子。大家都說，這樣是不行的。如果中途發生意外，怎能顧及。我們反對這種脫離羣衆的先鋒主義。於是前頭跑過的同志們，才在微笑中點頭，算是默認錯誤吧。

沿途是以唱歌來加足馬力的，一個衝鋒上了二十里下了二十里的山，不久即完成這種任務。當遠遠的油井上邊的建築物落入我們眼裏時，知道是到延長了。

進了城，由街上穿過，響亮的嗓子唱起歌來了，大街上的居民都跑出門來看這夥有的戴着眼鏡，有的拿着洋琴的怪兵。

宿處是師範學校，邊區四老之一的徐特立老先生，鶴髮童顏，神彩不改當日的來招呼我們，帶着我們找房子，指導勤務打掃，殷殷的用不大關風的口語和我們談講着。

次日的街上張滿了城隍廟演劇佈告，但我們由經驗中曉得，幾張佈告生不出多少力量，又把我們號召羣衆的寶貝——打倒日本昇平舞拿出來了，這原來是羣衆的東西，羣衆一個一個着魔似的，跟着我們到了城隍廟，把一塊戲台上的空地塞得水泄不通。

比過去多了的節目是拉洋片，這一節目把千來個的臉孔的肌肉都跟着他們的聲調表情而顫動。笑出眼淚來的也有，哭出眼淚來的也有。

延長這地方是世界有名的石油產地，這一帶的石油，可供世界百年之用。有一個石油廠創辦於光緒年間，至今約三十餘年歷史，中間曾經外人主持。民國後收歸國營，最多時每日可收油萬多鎊，但後來日漸枯竭。廿四年南京中央撥款開鑿數十井，亦無所出，至今所出更少，乃技術關係也。

在政治上，延長是「統一戰線區」，與延安同樣，爲南京中央所管轄，但其所派縣長，在行政上並無多大事故，民衆武裝力量，大過軍隊七八倍，「邊區政府所派的縣政府」所轄各區抗日自衛軍有千三百多名，不久前破獲一個漢奸機關，是一家書舖，捕獲漢奸四個，是山西日本特務機關派來調查此地工作的。

因一天公演，次日出發時，商會、師校送來了許多慰勞品。團員們第一次享受慰勞，分外高興。在熱烈悲壯的歡送聲中，我們和延長，和延長親愛的民衆、同學、同志們分別。徐特立老同志，掛着淚又帶着笑容地，特別送我們不少路。依然由延水伴着我們跑。延水潺潺的流動聲和我們的歌合着拍子，一走到張家灘宿下營來，各人跑到山澗中去洗澡，滌除幾日來的汗垢和勞累。次日，天方明，如往日一樣的整裝出發，所經過的地方，人家很少，沿途都是種植着米稈和棗子。有時碰到熱情的老農夫，摘了許多又紅又大的紅棗到路口送給我們。

由延安出發後，特別是到了延長，人人的心中都浮出一個鮮明的願望，早日與延水告別，與雄偉的黃河見面。不單爲着真黃河的氣勢雄偉，此外還有別的讓我們潛放在心裏的史蹟。

現在是已經離黃河只有百多里，而這百多里路程，又在我們的脚下縮短着。我們仍舊在山間小道上，蜿蜒而行，翻過幾個山又到了更高峯頂，黃河岸邊的山路，真是有些嚇人。再加上走不盡似的，但第二天我們在最高山頂上看見了黃河了。也看見了對河的高山，那些更高的層疊的山峯。這天是九月卅日，過河是十月一日。

# 在山西之點滴

## 臨汾

大家拚命的趕，不顧一天涉二十九條河，也不顧黑山關裏走三十里的亂石路，不起泡的腳，也起了泡了。天黑才趕到土門，第二天是饅頭節，可以到臨汾了。臨汾也許很熱鬧呢。土門要演戲，不讓我們睡，我們又到戲台子上去。十點半鐘了，男女老少來了五六百人。煤汽燈也借到了。遠遠的沉寂的黑空裏，流瀉着張可同志的嗓子，他在唱大鼓呢，接着演了保衛盧溝橋的短劇，吼聲振動了山谷，土門的宿鳥全拍着翅膀起來了。狗四方竄着，老百姓含着着眼淚拚命的叫喊：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武裝保衛山西！……」

「……」

夜深了，走回宿處來，疲倦沒有了，興奮持續着，捲在被裏，一些人面，模實的受了感動的人面直在眼前幌。可是不等天亮就發出發了。

臨汾真是一個少見的大城呵！朦朧的晨曦裏，牠便以牠整齊的長的城壕和美麗的城樓在東方的薄明的天空裏向我們招引着。同志們都凍着鼻子，吐着白霧，唱着愉快的歌調，而且呼喚着：「加油呵！」

紅旗在汾河上飄揚，太陽照着汾河的水，也打旋地流，船夫裸着身體，將大半截的身子浸在涼水裏，泥漿敷滿一身：

「啊！啊！啊！……」

上下渡口看不到其他的船隻，我們担心着我們的尖兵。

臨汾的城真是一個少見的大城呵！走近了看，更看出他的偉大。却只有少數的行人。隊伍停在城門外，等着我們尖兵的回報。第二批又派了兩個同志上縣衙門裏去了。

看看要十一點了，肚子叫起來了。大家有點心急，今天是饑十節呢。

奚如便和我一道到城中去看看，隨着我們去的有長劍同志，大隊仍寂寂寞寞的留在那裏，稍稍含着說不出的懊喪。

大蒲縣曾給過我們意外的歡迎，離城二十里就遇到過來迎的騎兵，五里外又停候着一羣代表，有一千多民衆在城外等候了一個多鐘頭了。第三天又照樣的歡送。臨縣的二十幾個代表趕了八十里路來迎接。蒲縣也是如此。但偉大的臨汾城，却好像找不到人似的。

在一個廣場上，一部閃光的包車駛過去了。街上的人告訴我那是縣長。奚如和我就不覺就迴轉身追過去。長劍跑得快，先追着車子，將介紹信遞了過去。他把這封一頁的信紙，足足看了五分鐘，我已經老早就站在他面前了。縣長穿一套藏青色中山裝，料子很好。衣服縫得很大，肚子仍舊脹在外邊，圓頭上放了一頂呢帽，餘有上海包打探的神氣，他聽到我說話的聲音，才轉過頭來打量我一番，打量了我，又去望奚如，奚如滿身全是灰塵，褪色的灰布衣，符號也成了灰色的了。背上掛了頂草帽，腳上穿了雙草鞋。沒有斜皮帶，那斜掛着的是一個黃色的乾糧袋。小臉因為長途的勞頓，下巴更尖了。我呢，除了同他一樣裝束以外，更不顧眼的地方，就是我自己疏忽了的地方，就是：「哼，看這女人！」

縣長給了我們一句話：「我第一科去！」不給我再說話的機會，他坐上車便走了，車鈴子清脆的響了遠去。

不知長劍後來如何向同志們說了。到了旅館後，一個一個的跑來問我是否要在這裏停留，有的同志希望連夜離開這驕傲的臨汾。

我的答覆，起碼的留下三天，三天之內，一分鐘也不能空過。於是附帶了交際任務的歌者們全體出發了。張發組的同志出發了。街頭演講的也出發了。

臨汾駐了一團新兵，團長頗有改良軍隊的決心。團長來到我們這裏，並且邀我們去談話，商量軍隊的政治教育。臨汾畢竟是個大的城，臨汾有十幾個羣衆團體，現在都來了。縣長看見團長來過了，於是也率領着一些行政機關的代表來旅館。縣長帶着幾分慚愧，我也帶着慚愧的心情，我們的工作太不夠了，我們如何來報答這些希冀的心。於是旅館不斷的充滿了客人。

有來談軍隊工作的，

有來商量學生風潮的，

也有如何徵集自衛隊的問題。

最多的是抗戰的前途。

一羣航空員也來了，大家談着前方空戰的事情，有一部份都參加過內戰，長征過的，他們似乎很喜歡談起過去。

臨汾常受敵機轟炸，老百姓大部份都逃走了，但仍有不少的人，夜晚我們在市場演唱時，那熱鬧就完全不同一個小城市。

軍隊裏也去講過話了。這是工兵，他們都不懂統一戰線，但他們懂得是要打日本的，到夜晚，龐大的臨汾城都在議論着：『戰地服務團來了！』

清晨的菜市裏，鬧的水泄不通，全在看服務團的相聲和聽演講。

第二天的一整天都在赴各學校工作。

臨汾中學生遊行示威，驅逐不抗日的校長，校長請了武裝在學校裏彈壓。

穿着黃呢軍服，佩着指揮刀的戰時婦女服務團也同我們在一道開會了。

夜晚，人都向一個地方流去，街道寬，有電燈，鋪子全大開着門做生意，我們已被他們認識了，走在街上時，人們都議論着：「去演戲的，戰地服務團。……」大隊開到關帝廟時，人已到得差不多，出演委員會的幾個同志，也老早把舞台弄得整齊齊了。這會是由機盟會來主持的，演講的人很多，第一個是縣長致歡迎詞，這縣長說話的本領很不錯，他把同我們見面的事提出來，他形容了一下我的樣子，他不相信那便是我，我們都嫌他有些恭維過火，可是他博得下邊的那很熱烈的掌聲。但他仍為很多人怨恨着的，譬如臨汾中學被警察監視着的學生。那不過因為校長是他的親戚。

人頭從台腳下一直密密的展開到遠遠的牆角。五千個人頭，一萬隻手，吼聲振天，然而次序照常好。所以台上人只要大聲點，遠的地方也可以聽到。

這晚上的觀衆，市民佔大多數。

嗓子都喊啞了，興奮的紅色在臉上浮着，眼睛放光，台上人同台下人打成一片，一致的向着光明的勇敢的的精神，把人都偉大化了，這印象將成爲最美的，最可紀念的留在心中，因為在那個時候，人有過比平日不庸俗的感情。

十一點的時候，背着包袱從那羣不忍離開的人羣中跑回來了，因為臨時來了電報，十二點火車在站上等着我們。

火車站在明亮的燈光下靜靜的睡着，一條黑的灰塵的道上我們無聲的趕着路，別了！臨汾！偉大的城啊！

我們上好了車頭時，一列專車從南方開來了。車上盪着斗笠的行列，送出雄壯的歌聲，有裝着馬的，有裝着子彈的，燈光照在那些人的臉上，阿！是一百二十九師的隊伍開上前方去的啊！什麼，政治部，張浩同志，啊！好極了，我們要一道去打敵人，我們去打啊！你們這些英勇的光榮的一百二十九師啊！

嗚……嗚……嗚……

燈光遠去了，列車沉沉向前進，向着有砲火的地方前進。月亮落到了車上，不知疲倦的這羣孩子們，在動盪不息的車廂裏，吼出了更大的歌聲。

## 冀村之夜

在太谷的熱鬧的禮堂裏開完了晚會退回到街上，恐怖的空氣便又襲擊到身上來。動員委員會工作的同志，拿不定主意。老百姓仍速急的上緊了門板，黑暗的街上絡繹着騾馬，退下來的隊伍無聲的向南急走。打聽不到什麼消息。我們在黑暗中回到宿處去，十里路的大道上，沒有斷過隊伍，急慌慌過去了，一羣多的，又來了零落的小隊，大家心裏全明白，前綫的戰局一定不好，不說話，我們等着消息，不怕。

第二天十一點鐘的光景。消息來了，差到太原去的克寒同志回來了，急忙的打開了記事簿，慎重的吟着：

第一，立刻離開太谷。丁玲帶領能跑路的向東走，奔和順將遼縣找一百二十九師，奚如同志，帶領體力弱些的奔汾陽，找總政治部，立刻動身；

『第二，途中不許耽擱，以速取聯絡爲是；』

『第三，丁玲此去，不知如何，可與東北海擊隊一道走，好有照應。』

克寒來不及說別的話，便背起衣包進太谷城，趕臨汾的汽車。這消息壞得很，因爲太原榆次都只在旦夕。也許有人心中惶急，但大部份人聽說向東去，向火綫上去，戰爭的氣息臨近了，又微微感到快樂的不安。

下午一點，戰地服務團分成了兩個隊，一個向東一個向西。也沒有時間給我們難受，揚了一揚帽子，隊伍便前進了。

我們這夥人有三十三個工作人員和十二個事務人員。小驢子歸了我們，因為去汾陽是大道有車可通。

按照着地圖一個村一個村走去。到太原後一向行軍都在夜晚，也從沒有唱過歌，這次是下午，這些不知愁的又唱起來了。經過一個大村子時，還向村中寥寥的幾個鄉民打了一段蓮花落。山西的里的尺寸大，看看太陽在偏西，目的地的范村還在遠遠的煙霧裏。

這晚却没有住在范村，在離范村七里的冀村便紮了營。

到東北游擊隊的住處去，院子裏擠滿了人，在弄晚飯吃。房裏也是人穿來穿去，彷彿很嚴重似的。『我們有兩個辦法……』類似軍師似的西垣先生，用指頭在桌上劃着，正司令和副司令兩個魁梧的漢子坐在旁邊靜靜的聽，後邊圍了幾個人。

『消極的……積極的……』

看得出他們只在告訴我，並非徵求我的意見，並且也看得出這已非他一個人的意見了。

原來范村駐的一連第×軍的潰兵，企圖搶掠，游擊隊的前站已經到達了那裏。把這消息傳送了來，因此他們便商量如何來處置這事。

我極端不贊成那所謂積極的辦法，我也認為消極的不全够，我贊成寫信去勸導他們，一方我們要求得自衛，但我絕對相信，他們不致來騷擾我們的。

表面上我的意見被接收了，實際上要採取積極的辦法也不容易。我們一共只有八九桿短槍，我們是三桿，他們約有五六桿。我們是四十幾個人，五六個是有作戰經驗的，他們雖說有我們兩倍的數目，可是只有司令等幾個人是做過軍官的。

多麼簡陋的房子，連一個後門也沒有。管理員本是

一個老革命，打游擊出身的。他垂著頭答應我實在找不到房子。院子裏的牆並不高。只是牆外的院子仍鄰近大街。幾個力大胆大的同志和幾個有作戰經驗的分担了今晚的警戒，一個鐘頭換一次班。三個人一班。

沒有風，但仍是非常冷，黢黑的夜晚，遠處時傳來狗叫。

有幾個女同志沒有睡，也許是這新消息有點使人興奮吧。因為她們是和我住在一間房子裏，知道一部份事情。

當我們正在說着的時候，忽然聽到槍托頓在地上，同時一個粗暴的聲音：「進去！」

那位西垣先生拿着一桿步槍，押住一個穿便衣的進來了，他只說了一句：「請審問一下。」急步的又躡身出去了。

留下了一位陌生的兵士在房子裏，這位兵士真不愧是個老油子，穿着一件灰呢長袍，漂亮的緞子褲，口袋裏錢很多，裏面的符號注明是一個班長，很會說一套軍士職責保衛國土的大道理，然而一望而知他是打劫了老百姓來的。

××游擊隊的人却在村口上把連長劫下來了。

連長隨着他的隊伍，在搶掠了范村半條街，三十家舖子以後，便向南走來了，埋伏在冀村門樓邊的十幾個游擊隊員，無聲的放過了大隊，但在後邊馬上的連長，離大隊有小來丈，一下便劫下來了。

連長一點也不明白這裏的情況，真的以為這裏是八路軍，一方面怕，一方面倒又放心。

××游擊隊安頓了連長，便又去到村外邊，把停在那裏等待連長的隊伍叫了回來。這隊伍回來，就歇在臨近我們大門的街口上。鼓噪着要他們的連長。

××隊又把奪下來的六枝長槍，以及連長身上的短槍，配合了老百姓在那邊街口上佈置好了，那

邊是通到村外去的一條小路。於是他們來和我商量，簡單的告訴了一點情形，主要的是希望我能派幾個同志向那羣兵士談話，做點政治宣傳工作。而他告訴我的是那些兵士們已經解決了。

我非常反對解決了他們，我一方面要求不能這麼辦，一方面我就派了六個同志去做工作。應該安他們的心，告訴他們一定送還他們的槍送他們回去，一道去打日本。這六個同志當中有兩個是女的，因為我們這裏的工作，向來是不分性別的。但我清清楚楚聽到，當他們六個已走到大門口時，那位跟在他們後邊的西班先生却說：

『……就犧牲點色相也不要緊的。……』

這六個同志走到了兵士們面前時，才知道他們都還握緊了槍呢。但我們的同志都是不懂得懼怕的，便上前向他們解釋，但兵士却吼着：

『既然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那就快些把我們的人放出來，好讓我們走。』

這時有個兵士到海擊隊住的屋子裏去了。他背的一架輕機關槍沒有繳下來，同時他身上也還有手榴彈。他一見連長就說：

『走吧！幹起來算了。』立刻他就去掀手榴彈的蓋。

『砰』的一聲，那舉起的右手便垂下來了。上面有殷紅的鮮血流出來，但立刻又把落在地上的手榴彈檢到左手上。於是接着兩聲槍響，這個高大的漢子便像隻狗似的躺在門邊地上，再也不說一句話。

這幾聲槍響却騷亂了外邊的弟兄們，加啦加啦的上着刺刀，嘈亂的喊着：

『繳槍麼？想解決我們麼？那不成！』

『連長一定被他們打死了，弟兄們幹起來吧！』

「哼！還說大家一家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你們哄誰呀……」

六個人退到街邊上盡力的大喊著，他們想壓平這驟來的暴亂。

「同志們，看我！」蘇星知跳在他們面前，大張開一件破羊皮大衣，「有沒有武器？再看，我的同伴們，不都是空著兩隻手嗎？要是想解決你們，我們連一枝手槍也沒有還敢來麼？如果你們不相信，儘管開槍打吧，我決不逃走。來呀！」

兵士們安靜些了。但要求速急釋放他們的連長。

這時連長却出現了。連長對他們演說，下命令要他們繳槍，他們立刻繳上了，雖然全部人都不願意，很多槍都拔去了槍栓。因為他們下午就聽得冀村駐了一個司令部，和一個「團」，自然這司令部的內容，以及「團」的內容他們是不明白的。

這些人便被關在一間房子裏。

六個同志回來後，我才知道一部份情形，但我們都反對這種違反了統一戰線原則的處置。司令和西垣先生被請到我的房裏，我們提議交還槍，辦法是派人到太谷縣第×軍辦事處，要他們來領槍領人。因為士兵們犯了軍紀，所以留在此地勸勸他們的，或是把人槍都交給冀村的村長及離冀村五里路的動員委員會。我們很高興與我們的意見立刻便被採納，心理打算這末彌補一下大約是比較妥當的。於是留下三個守衛的同志便睡下了。

我在床上躺了一個多鐘頭，起來看見李唯同志還沒有睡，我便要他再去打聽一點信息。他回來得很快，告訴我說××游擊隊已在準備出發了。要我們快些，准三點鐘出發。我問「人呢？」說還關在屋裏。「如何打發呢？」說每人發了二元錢。事實很明顯不能挽回了。原來當面答應的話是哄人的，但我們却還不能不同著一道走。

夜靜得很，人和大事在平原上遠去的，無聲的走去，偶爾有幾個手電燈的亮劃過空間，落在草地上。北斗星斜橫在後邊，送着我們。也許有人感到勝利的歡快，但使人不愉快的是留在冀村那間房子裏的寂寞的歌聲。

冀村有些老百姓送餅來吃，因為聽說那些搶劫了他們的人們又被我們搶劫了。他們說應該表示一些感謝，然而這冀村雖說是一個修建得很美觀的，却仍是荒蕪的。

在第二天大家互相見面時，都無話可說。戰地服務團的一大半同志在聽說了昨夜的事。除感到驚訝以外，也是滿肚子不舒服，大家同着走了三天就分手了。聽說後來他們曾打電給第×軍軍長解釋了一番。算是平安無事。

附：這篇紀事，也許有人以為沒有把游擊隊寫得很好。但須明白：（一）這游擊隊是剛剛組成起來的，（二）組成的份子學生和舊式軍官。（三）這是抗戰初期的情形，（四）游擊隊是好的，但難免偶爾也有不好的地方。

## 孩 子 們

洪洞城裏的特色，至少在這時的特色，只是灰色的人羣。那些兵沒有事做，滿街溜達，房子少，飯也擺在街上吃，老百姓逃了十之八九，剩幾個老頭在街上賣東西。我們一到，同義盟會縣政府接了頭，主要的工作是維持軍風紀和爭取老百姓回城，第一天全體工作，一齊和軍隊出發，上至總指揮，下至士兵馬夫。工作非常容易做，因為士兵全圍着遠遠看去，街上這裏圍了一大團人，那裏圍了一團人，有的看我們畫壁畫，有的在聽我們教唱歌，也有在看唱花鼓的，也有聽演講的，接着這些人都跟着到我們家裏來了。翻着救亡室的東西，翻畫報，玩棋子，找我們同志聊天，晚上參加我們的晚會了，規規矩矩，關帝廟裏擠滿了人頭，大樹街上掛着的是人，屋背上爬着的是人，但次序都非常好，觀眾們十分之八是兵士，我們利用了這個時候教會了他們兩個歌。夜晚十二點還不放我們回家，大家喊着要聽講話。第二天的工作便轉了向，是對老百姓作工作了，那天晚上的晚會，老百姓就佔了百分之六十，城裏老百姓加多了，可是老百姓都把小孩子送來了。有的太小，大姑娘也要參加戰地服務，爲了我們環境生活的條件，只好又送了他們出去，如同送回那些來參加的士兵一樣，可是却留下了一部份小孩，我們擬增加一個兒童隊。仔細一問這羣小孩都是頗有一番來歷的，現在稍稍寫幾個在後邊。

第二天的上午，院子裏忽然增加了一個小孩，他一看見我便舉手行了一個禮。接着程遠明便向我介紹，說這是他的新朋友，適才在街上認識的，原來程遠明在街上教唱歌，他們站在底下學，他學的最快，馬上就被程遠明請去做了小先生，兩人談得很好，他就跟着到我們這裏了。他的意思是要參加服務團工作，程遠明也希望我能答應。他實在生的漂亮，又活潑，他是一個五年級的學生。我想他是

有些恨我的，因為我反問了他：「你的爸爸媽媽知道麼？」他一聲沒有答應我。

下午，他找了一個秘密會的同志爲他說情，他的父母住在離城六十里的地方，秘密會的同志告訴我：「你不帶他走，他也會逃走的，已經逃了兩回了。他父親就沒有辦法把他弄回去。還是你們收容了他吧。」

但我的意見仍是要去徵得一下他的家庭或是親族的意見。然而小孩却不肯走了。他就住在宣傳股程遠明那裏，他頑皮的說，你們到那裏我就跟到那裏。

詳細的打聽了半天，知道他是模範小學的學生，學校已經停課了，却被我們找到了一個教員，那教員是受了他父母之託的，那教員很熱心的述說了關於他的許多往事，他的結論是：「這孩子是留不住的，他是日日夜夜要打日本，可憐他父親幾次進城來，母親日夜在家裏哭，一看見軍隊就要跑去當兵，他們也不企望留住他了，只要有個好出處，我看還是請收留他吧，他到了你這裏，我也好告訴他父母些，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他叫張百順，十三歲，做了兒童隊的隊長，與他相彷彿的是張如亭。十二歲，他的父親親自帶着他追趕着我們，走了七十里才送到。在清油燈底下，看得見這小孩有兩顆大眼睛，不大說話，他的父親訴說着：「現在的世界不同了，這孩子一點感情都沒有，家裏誰不痛心他呢，可是前年他就跑過一次，要去當紅軍，把我們嚇死了。把他關了兩天，去年他又不知怎麼偷了五塊錢，搭火車到西安去，幸好只在臨汾就碰到了他舅舅，才把他押了回來。他說要到西安做童子軍。昨天不知聽了誰說，又偷着往你們這兒逃，我本來想再關他幾天的，後來別人告訴我，你們這裏的一些好處，我心一橫，心想還不如放在這裏我還放心些，我希望您好好教導他，常常有信息回來就成了。」

「你是這麼玩皮的麼？」我一邊撫着他，一邊却對他的勇敢，堅決，追求光明的精神，起着很大

的崇敬。我安慰着他的父親說：

「包管在我們這裏打也打不跑的，要他一個月至少寫封信回家。你儘管放心，你看我們這裏的孩子，好，明天我們還不走，你就住兩天吧。」

這孩子才十二歲，能够在牆上寫標語。混和得很，看不出是那麽一個頑強的孩子。

其他一個就是李強林。這孩子最使我們沒辦法，他本來也是他的父親送來的，可是臨走時又變了卦，我們就讓他帶回去。孩子却跳起來哭，父親是個鄉下老頭兒，也坐在那裏哭起來了。我們勸父親，說道理給他聽，他點着頭，但却硬不起心腸走，我們勸孩子，孩子什麼都不聽，只是甯肯死也不肯回去。好好歹歹父親哭着回去了，我們答應他過幾天來看兒子。過幾天他又來了，住在我們事務人員處，哭，他弟兄三個就這一個寶貝，他不忍強迫把兒子捉回去，又怕捉回去了兒子哭，這老頭訴訴說說，哭哭啼啼，弄得事務人員都來替他說話了，可是無論如何說不動兒子的心，李強林緊着嘴只有一句話，如若將來被日本人殺死，不如現在死，自然是小孩的話有道理，而且又倔強，我們也沒有辦法，老頭子才又回去。這一回去就沒來；後來臨汾緊急時，我們準備到運城去，在臨汾車站忽然遇見了這老頭兒，他特別趕了來送兒子的，他含着眼淚說：「你是對的，你好好的去心！我老了，東洋人來了我就到山上去，沒有什麼用了，將來你們打了勝仗，你回來看看吧，你要知道你祖父就祇你這一個孫子，傳宗接代，祖宗烟火全靠着你啦！……」

這些個兒童幾乎都是有了一段奮鬥歷史，他們是聰明的，有能力的，堅決的，自從他們來後，固然我們增加了許多麻煩，可是增加了很多的興趣。

## 第一次的歡送會

這一次的歡送會，是很爲感動了好些人的，但要述說這會場中的情形時，得讓我往回拉上一節時日去。現在是從頭說起。

這會是歡送王琪同志到六十四師去工作。

王琪同志參加服務團是在山西太原，由動員委員會介紹來的，他年齡比較大，二十五六歲，稍稍有過一些戲劇工作經驗。讀過不少社會科學書籍。後來即分派在戲劇組及出演委員會工作。同志們因爲我們對他頗爲重視，故也很希望他有一些表現，但幾次工作後，他沒有建立起很好的信仰，又因爲常常有意見不合，好發表空洞的，不正確的意見，於是常常接到一些不滿於他的報告：

「今天王琪同志當衆說國共合作是假的，是暫時的，我當時曾駁斥他，可是他不接受，反而譏笑我。」

「王琪同志這幾天對工作非常消極，常常不聽指揮，同人鬥嘴。」

據王琪同志談話，知道他過去生活頗爲複雜，思想混亂，隨意發表奇言怪論，此人實當加強教育。

「今晚開本組之生活檢討會，恐有人發表對王琪之思想鬥爭，萬望主任參加。」

因此我特別注意他了，我同他談過幾次話，他似乎不大肯坦白的說什麼，大半都是自責的多，同時更多的是抱怨別人。小組我也出席了，他的確還缺乏鬥爭的精神，他的思想的來源是很複雜的，有無政府主義，有社會民主黨的，有三民主義的，也有唯物論的，但主要的成份是虛無，是極端的自由。

主義。小組上也還不能很好的使用自我批判，雖說我後來揭發了一些他的弱點，和批評了其他同志批評上的過火處，不正確處，他完全承認了他的缺點，但我們以為收效還不十分大。因為他的工作及學習並未有什麼改變。

時間過去了一陣，在這時間我又同他談過兩次話，我知道他很感傷的，甚至在我們如此緊張積極的集團之中，仍不能有對革命工作有極大熱情，我又同程遠明說，要他多多接近他，鼓勵他，糾正他，安慰他，使他不感受寂寞。因為他們是同一個小組生活的。

他一天一天更孤獨起來了。有一次同人吵，幾乎動武。自然中因為別人對他有了成見的原故。大部的人都不喜歡他，就是程遠明對於我分配他的工作，也嫌不好，常常同我提起他的慟愧。這是因為他們的年齡不同，程遠明才廿一歲，性情不同，程遠明對生活頗為嚴肅，歷史環境不同，程遠明是一個剛剛脫離學生生活的人，在剛剛有知識，就接收了正確的前進的思想。他不理解他的趣味。於是程遠明的工作便換了一個人，但結果更不好，而且每日又有了關於他的報告。甚至連過左的意見都有了，認為王瑛是一個沒有希望的人。

在月底的生活檢討大會上，批評了管理員同志，批評了林權同志之後，所有的發言，不覺的就集中在他身上了。

「……我極承認王瑛同志比我的書讀得多，同時我相信他是非常熱心於救亡工作，可是他的頭腦裏却跑進了很多危險的思想，現在連托派的思想都鑽進去了，這真是可惜的事。第一，他對抗戰的前途，常常抱悲觀。第二，他不理解統一戰線，第三，他不相信八路軍，他是連什麼軍隊都不相信的，因為他有這些思想，所以他對工作是懷疑的，是消極的……」

第二個同志又發言了：

「……………王琪同志是個人主義，沒有組織觀念，……………」

『我要說的是他的封建的，低級趣味。老實說我們都比他年小，有許多東西我們就不明白，而他偏要告訴我們一些男女的事，他喜歡談女同志，我們實在希望他同我們談一點正事，他却又不高興：……………」

這次只在總生活上下了一個結論，至於思想方面，大家表決另開一次大會詳細檢討，王琪在開會時表示得還好，不過欠誠實。

開會時會有兩個朋友來找我，在窗戶外邊站了一會，後來向我說：『我甯肯挨打不願受批評，你們這個服務團我是不敢進來的了。』

開會後，王琪却在慢慢變好，於是我們便準備着關於分析他的思想問題。這時王琪同我商量一件事體了，他的朋友，在六十四師的政治處做事，那裏極需要幾個做政治工作的人員，所以寫了幾封快信來要他去，我起初有點遲疑，我很担心以他的政治認識和工作精神是否可能獨自去開展工作，但我立即答應讓他去，我各方面付度了一下，他去於工作是有益的，而且他一定要比在這裏好些。晚上我們談得很久，大部份是討論他如何建立工作，小部份是我嚴厲的批評了他。到後來他倒又留戀起來了。退縮起來了，反而是我來鼓勵他，他才又決定下來。

時間不容許開思想鬥爭會了，在第二天便由戲劇組的同志開了一個歡送茶會，各組派代表參加，我自然也參加了。

救亡室裏燃起了兩盆熊熊的大火。壁上的古畫的顏色顯得明亮了些，幾張古典的紅木桌子擠攏了，桌上鋪滿了花生柿餅生梨和糖，這是萬安鎮所有能買到的東西，雖說只有這幾樣東西，却也成爲很使人歡喜的點心。

主席短短的說了敬送的意思，王琪就站了起來，誰還能說他是一個不長進的同志呢。誠懇並不容易做得出來，他並不是向來如此的：

「……：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

「主任昨晚說我太原諒自己，應該同自己做鬥爭，鬥爭是不寬容的，殘酷的，不停止的，到最後一天還有的，我相信這句話，我很慚愧，以後我要對自己嚴厲起來……」

「過去你們批評我，是為我好，我不能了解，我不接收，總懷疑你們是攻擊我，這只見得我的愚昧，我請求你們原諒我……」

「最後，我向你們要求的，就是儘這最短的期間，把你們會姑息過我的缺點，統統指出來，我要把他放在心上，時時記着，好糾正牠，我要記住你們給我的同志的愛護，我很難過這樣的生活於我恐怕很少了……」

成兒立即消除了，本來不十分熱鬧的會場，陡的一下熱起來了。不大說話的吳理臉紅紅的說着，熱情堵塞住喉嚨，又加上不會修辭，所以話特別生硬：

「我以為最成為遺憾的。是我們沒有在王琪同志走之前開那個什麼思想鬥爭會，王琪同志，你是服務團的團員，你要學我們的精神，你不能丟醜，你那些亂七八糟的思想要不得……」

沒有人以為她說得不好，就是王琪也拿着感激的眼光望她。

一個一個的輪流說話，坦白，直率，熱誠，親愛，王琪總是用心的聽，貪饕的更多的要求着，我特別又去把塞克請了來，我以為這可以供給他一些材料的，年青的人，求進取的熱情真使人感動阿。

這會開了三個鐘頭，並沒有人嫌疲倦。我想參加了那會的同志們，誰也不會忘記了王琪同志的。第二天清晨，雪仍舊無聲的下着，王琪籠上了棉罩頭，背上了軍用靴，離開了我們，幾十個人送了他一程，曠野裏，風很涼，但人的心却正熱着呢。

## 楊伍城

（我的第二個小鬼）

翻着大嘴唇，站在房子中央，大聲的嚷着，眼睛誰也不看的，不過我知道他是在同我說話：

『要搞就快些，打條子給我吧！我要上隊伍去，扛槍就扛槍，我又不是沒有打過仗的，我是要向前方去的啦，不打條子，我就開小差，那時真怪我！』

臉氣得紅紅的，把濃的眉毛蹙緊在一道，額頭就顯得更低，以這樣的態度來對我說話，還是第一次。我知道他並不是發瘋，是因為昨天晚上奚如故意同我講來嚇唬他們的話已經發生效用了。原來自從奚如夫婦回來與我住在一道後，楊伍城，宋千友（奚如的小鬼）都『得嘍皮了』，兩人常常鬧着玩，吵着玩，打着玩，同他們談過話，批評過他們，但每次又好了一刻工夫，接着又鬧下去了。所以奚如就同我說了如若要到前方去時，這種佻皮的小鬼，非掉換不可的話。楊伍城就是因為聽了這種話來同我吵的。而且使楊伍城生氣還不只於此的，是他對於我的憎恨，因為一向來他對我是夠忠實的，忠實到我不滿意。而現在當我要準備到前方去時却想拋棄他，在他看來，是非常之使人生氣的事。所以他不得不以那種凶暴粗魯的態度對我了。

只消幾句話自然就把他說平靜下去。主要的還是他知道他可以不走，他現在已是戰地服務團的一份子了，於是他的脾氣又在轉好，規矩了幾天，又乾淨起來了，又在學着寫字，最使他忙着的還是找老百姓做襟底，打草鞋，並且忽然把我的稱呼改了，把丁玲同志的名字改爲主任了，他很高興這名字似的。

他剛來的時候，是頗爲陰暗的一個孩子，成天不說話，你一看他，他就把臉偏到一邊去，有時候有了一點菜或糖菓之類的東西。叫他吃，他總是不吃，留給他，他仍替我留着。有幾次我開會去了，或者在別的地方談得久了，延遲到夜深才回來，而他還沒有去睡，坐在我的桌子邊打盹，一看見我回來，雙轉身就不見他了，可是等不到我睡下，他便把茶水都弄來了，使得我非常抱歉。要他莫這樣，告訴他我是可以馬虎的，他又不說話，或者就羞澀的好像是在申辯什麼似的咕噥着。

有一天下午，那時奚如還住在城外的清涼山下，我到他們那裏去玩，幾個人邀着去吃了一點酒，本景想趁着月亮回城來的，誰知河水驟發，奔濤駭浪，幾里路外都聽到霍霍的吼聲，使我不得不留在他們那裏住宿。第二天等吃過了早飯，我們就走到河邊去看，橋樑已經衝跑了。幾處安置着大石塊的地方，也被淹沒了，渾濃的黃泥水，洶湧的急流着。兩邊岸上都等着急待過河的人們。就是有些不過河的人，也擠在這裏看漲了水的河流。忽然我們發現河那邊的水裏，有一個黑的東西在浪花裏翻滾，河那邊人們都似乎集中在那黑東西身上叫嚷，我們這邊也有人叫着：

「是馬，是馬，可以過河的，可以過河的！」

但是馬似乎露出了一個頭，馬身上的人也有半埋在水裏了。水流凶猛的衝激着馬身，人馬都顯得很慢的異常吃力的在那裏掙扎，兩岸的人大約都在替他們担心中吧。

「你可以騎他的馬過河去了，」朱慧這麼向我說，不過我却告訴她我是沒有勇氣冒險的。考吳也勸我再住一天等水退了走不遲。我們就等着看那人馬過河來了回去。慢慢的，幾乎很危險的幾次，常常都覺得馬身偏了下去似的，半天。馬也就靠岸了，我們正預備轉身走時，朱慧忽然認出那從馬上爬下來的孩子，她驚奇的叫了：

「楊伍城，是楊伍城，丁玲的小鬼啊！」

我審視一下那個襯在沙灘上的影子。也辨認出來了。我們便走下去看他。他羞澀的一聲不響的牽着馬朝我們走來，人和馬的全身都溼漉漉的，水就沿着馬肚子和衣襟往下滴，很多人都爭着問他話，尤其是朱慧。他也不答應，只大聲的命令：

「回去呀！走！上馬！」

「這樣深的水，怎麼好走，你不要給丁玲死了。」

「回去不回去呀！不怕，水不利害。」他有點生氣的樣子似的，回過頭去望着河。

我也去望着河，河水打着漩渦吼着往下流。我的頭是容易暈眩的。我躊躇着不做聲。

楊伍城又牽着馬靠近了一步：

「這馬乖得很。這樣點小的河也怕，你沒有看見大渡河呢，四川的河多得很。騎上去嘛！這邊來

！不准動，死馬！」

「好吧，」我決定了，我想大約沒有什麼危險的。因為我不願意讓這孩子難受，也許不會因為頭暈而從馬上掉下來。至於從馬上掉下來後將有如何結果，我就不敢去想了。

奚如還在挽留我的時候，我已經坐在馬身上了，楊伍城趕着馬下了水。還在喊我：

「不要管他，讓他自己走好了。過去了，隨便叫個人騎過來接我！」

我總是一聲不響的夾緊馬身站在蹬上，眼睛不敢往下望，呆呆的望着很遠的地方，後邊岸上還有人同我說話，但河水把那聲音打斷了，我也不去聽，走到水深的地方時，兩條腿就全浸到了水裏。黃泥水濺得滿臉都是，我也不管牠，不知過了多少時間，總算到了岸，這時楊伍城還站在我下水的地方，大約奚如朱慧一定也站在原來地方等着我的平安。

凡是常來我住處的人都知道他的執拗的性情，他的笨拙，同時也知道他對我的忠實。

他雖說對我好，我只能同情他，却不能愛他，我最不滿意的就是那種近於奴性的忠實。無論我怎樣同他親近，教他認字，同他談天，啓發他，希望他對我是同志的態度，而不是主人的態度，後來他胆子是大些了，却只是頑皮，更使我感到懊惱。我試用過一些法子，覺得他的進步是很少的。我常常想他是應該到部隊裏去的，做勤務工作於他是不適宜的。他從前就背過槍，身上有過三次傷，他常常很驕傲的給我看過。

現在他是西北戰地服務團的一員了，他穿上最近領來的一套新軍裝，時時玩弄着皮帶，而且鼓動着：「上前綫去，上前綫去，總得去領槍嘛！」

每天他們有幾項課，他在班上的時候多，我想他一定要在集體的學習中進步了。我看到他注意着寫字，注意到唱歌。我覺得我比以前喜歡他些了，戰地服務團一定在他的生活上是個轉變。

但這並不長久，他總是有幾天好，有幾天又壞了，戰地服務團後來對事務人員的教育是進步了，但在開始的時候，總是不得法，而且每天的行軍，工作的忙碌，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理由，他的精力常常想到沒有使用的地方，於是又要鬧事了。所以在後來遇着一百一十五師的時候，我同他商量了一下，便在他的高興之下送到師部裏去了。但他走時却没有同我告別，我有過一點難受，幸好幾天後他又來看我了。來的時候非常快樂和親熱，我也就釋然了，並爲着他的前途高興着，他是比較適宜於隊伍的。他將爲一個最勇敢，忠實於抗日的戰士。現在我到西安來了，他還留在山西，輾轉征戰，每次我一聽到山西打了勝仗，尤其是一百一十五師打了勝仗的時候，我就會很自然的想起了他。

## 憶天山

爲什麼我要特別的寫一篇關於天山呢，原因是我們吵了一次架，天山會很厲害的生了我的氣，動了很大的感情。我也認爲很可惜，不得不嚴厲的對待了他，但原因還不祇此，加重了使我不忘記他的，還是他能努力壓伏自己，到後來，終於了解了我。在漢口時又寫了一封誠懇的批評我的信。後來，因了彼此的忙，音訊就少了，偶爾也聽到他一些消息，見到過他幾篇文章，但總不能忘記他是真的。

我們是延安認識的，一九三七年春天，他到抗大來念書，同着兩個同學來看我，倒是一個青年作家，第二天他送了我一本鐵輪，太厚，放在那裏了。有一天拿起來一看，目錄太多，題材太大，記得是分三部：動盪的都市，崩潰的農村，及新的土地。天山身個子很小，聯繫的想來，不免有兩個感想，一個是這本書一定寫得不很好，以他的生活經驗和知識，決不能担負這麼一本巨著的負擔。第二是他的努力和雄心使我感動，也許就是將不能負擔的責任加在了自己身上，不顧苦思焦慮，才會那麼瘦小的吧。後來他便常常來我這裏，談一點文學上的問題。我以爲抗大不十分於他有趣。

戰地服務團成立後，他便是通訊股中之一員大將，又幫助編一些劇本，他還能演劇，可是因爲忙，閑談倒減少了，又因爲工作上的關係。直率的話是不免的，互相之間也許有過不滿之處，我常常覺得他多疑，度量不大，他也曾批評我對人冷熱無常，我聽了又嫌他不從工作上着眼，只注意人事。但我總相信我們之間是沒有芥蒂的，而且因爲相互對工作的態度，友誼只有更深刻起來的。

記得是這麼一回事，天山有篇文章，本是指定他寫，放在生活集子裏的。但他却因爲我頭一天有不滿意的態度而發起牢騷來，似乎全股是沒有辦法克服一切困難的情勢。當時我就要他們討論，

大約全股又批評了他一下，並且大家議定要給他一個口頭警告，自然還不僅僅是這一篇文章，這差事又派定了我去執行。

我是比較了解他的，我就打掃了一番心情等候着他。

進來的時候，臉上蓋滿了木然的憂鬱，我便向他解釋一番，並且把錯誤多拉了一些到我身上，然而他成見很深，不大說話。後來我又寬慰他，並將大家對他的批評傳達了，於是看得出他興奮了，他從口袋裏抽出一張紅色的粉連紙交給我，並且向我說：『我要求調換工作。』

無論我站在什麼立場勸他，他都不更換他的主張，頑固的相信是大家有意要打壓他。於是我也生氣了，我大聲同他說話，並且警告他這樣的態度，不相信人是不對的。他終於也大聲的答覆我並且衝出去了。

結果在這天下午又決定了給他一個書面警告，並且發在各小組討論。

這在天山的確是一個打，恐怕在以前從沒有受過如此嚴厲的紀律生活。但決不是誰同他有仇要來做他一下，天山本是聰明人，却這樣執拗，當時我睨一面責備他，心裏却十分替他難受的。

後來他又承認了，把要求調換工作的信也收回去了。文章也改了。平安的過了幾天，自然他還不能立刻恢復他的活潑。

恰巧後方有電來，要調他到漢口去，我便叫他去見任弼時同志。在我的意思是並不想放他走的。但爲了更重要的工作要叫他去，我只好不發表意見。天山回來很感傷，在我的面前流淚了。我也感到在我們吵架之後分手也有些遺憾，我便又解釋了幾句，可是他回房後却醉了，又說又哭的鬧得全股空氣頗爲不好。我便又對他不滿。

三天後，他便走了，在走之前，我們開了一個歡送會，他始終很沉默，直到散會時才唱了一個日

本歌，他含淚凝視，聲音戰抖，使部份同志受了感動，同時也使部份同志感到天山的意識太知識份子氣，不舒服。我也是不舒服的一個，到晚上我就拿這個批評他了。第二天他走時我還在說他。我覺得在一塊的時間少了，我就越想趁着這時多說一點。一星期來的天山，我實在同情他，又實在不滿意他。我很不放心他獨自在一個陌生環境，同一羣年齡比他大，世故比他深而却還要在那裏開展工作。

他走後，才有人告訴我天山對我有說不出的怒惱，他疑心是我不要他將他調走的。所以他非常灰心。但我想這是不重要的。終有一天他會明白過來的。果然不久他便寫信給我，漢口的朋友也告訴我，天山說他曾誤會過我。最近克塞來信說起他在XX軍，在江南前線去了，很為安好。我不覺很快樂，但我每一想到他，就不免想到我們過去的爭執。做工作負責，在集體中受磨煉，克服自己，真是不容易的事呵！

## 馬 輝

雪漸漸的大起來了。沒有太陽，不知道正確的時間，但根據行程的里數，和肚子的飢餓，總是下午兩點鐘的樣子。據說離宿營地只有二十里了，人堵塞在沁源縣南坡外的山口上，牲口車關也都朝這裏擠來了。服務團的同志們唱了一個歌又一個歌，送着趕上前去的隊伍，大家都嘻嘻哈哈的笑，顯得很高興似的。

沁源城內我們雖沒有進去，只是剛剛所走過來的那段大街，是很使我們滿意的。人口稠密，樣子老百姓沒有逃走許多，市場上頗為熱鬧，這是自從離開了太谷以後所見到的最大的地方。

因為要等牲口過完了才能走，我們就在那山口上的雪地裏站了半個鐘頭。我打聽到宿營地是一個小村子，而且第二天準備休息，於是我便決定我們的隊伍居住在沁源城裏，因為我以為我們可以在城裏做兩天工作，而這是個非常好的地方。

同志們一聽到這個消息，吆喝着整齊了隊伍，回轉身便朝城隍走去，蹣跚了的又滑又陡的山坡，儼如平地般，而且加快了速度。

臨時找尋房子是比較困難的，我便打頭裹走，在擁擠的北方人的人叢中，我忽然發現了一個穿著中山裝的青年，戴一頂舊呢帽。我搶到前邊，便朝他問路：

「機關會在那裏？」

「我也是剛到的。我也要去找機關會。」他似乎不願理我一樣的再向前走去，可是立刻又停住了。「你們不是西北戰地服務團麼，你們那裏有個李唯同志麼？」

一聽口音我明白他是一個東北人，我便告訴他李唯在後邊。他實在是一個沒有禮貌的人，一下就跑了。

機關會，住在一所有大院子的古廟裏，我們住在自衛隊住過的地方。一整團的人住在一間房裏還有空。剛剛一住下他們就送稀飯來吃了。還送了一爐火來，一些臭鞋子便在爐子四週冒熱氣。在那熱氣裏透出幾幅愁苦的顏容，因為有幾雙鞋子破得實在不能走路了。

雪稍稍停止時，大半的人便都上街了，滿街的七百姓都圍着我們的同志。我回來時却聽到屋子內大笑的聲音，原來是馬輝同志來了，馬輝就是在街上碰見的那位中山裝同志，他似乎同全屋子都是熟人，他並不會說笑話，大家都很喜欢他，實在那樣子並不漂亮，眼睛很小，頭髮很長。個子矮，面皮黑，他也不須人介紹，很隨便的同我談起來了。但不久他又走了。我問大家，大家還不知道他的姓名呢。也不知道他來這裏做什麼。可是一轉眼，他又來了，帶了一大包鞋子來，是這裏的羣衆團體贈送我們的，自然是馬輝看見了我們的情形後動員了來的。而且新接事的縣長，學生式的，同着青年的兵士式的公安局長也來看我們了，在他們後邊的是一隻死羊和半隻豬。我們很明白馬輝也出得些力量。晚上我們演戲，馬輝在前台後忙活着，像一個老團員似的，他的表面雖然有一點吊兒郎當，但使人感覺的却正相反。

第二天大家忙了一天，第三天行軍時，我們又看見他了，他在我們當中走着，後來又岔到前邊去了。我們知道他還是機關會巡視員。

他去的，也就我們要去的地方，所以我們每到一處，都有預備好的房子等着，預備好須要我們做的工作等着，這實在於我們有許多方便。有時，他走了，有時，他又來了，來了，總是快樂的笑着。快樂的談講着。他的工作似乎很忙，但總要來我們這裏玩玩，機關會有房子，他來住，晚上擠

在我們的總務股，又缺少被澳，又缺少火，可是馬輝不管這些，他成了我們中間之一個了。

我們離開了趙城以後，就沒有看見他了，聽說他是到蒲縣，大甯一帶去，後來我們還走過好些地方，但每到一處總不會沒有人說：

『要是馬輝在一道就好了。』

馬輝在我們的記憶裏，並不崇高，却親切。我們對於他的生平，一點也不知道，我們同他在一道的次數，也祇是有限的幾次，然而馬輝好像我們老朋友一樣，說起他來的時候，決不須要：『那個義盟會的馬輝同志，』或是：『就是那個在沁源城同我們一道翻雪山的東北人，』我們之中，不管誰說着他的時候，總是簡單的說：『馬輝，』難道馬輝你還不知道麼？

當我們忙於陝西的時候，只要有人從山西來時，我們就詳細的問着關於山西的一切，於是馬輝的消息來了。據說是日本兵到蒲縣時，馬輝提議代領全縣武裝隊伍和壯丁上山去打游擊，縣長是贊成的，公安局長也假裝贊成，然而却反去約了日本兵，先把縣長和馬輝鎗斃了。這消息我們也沒有辦法證實它是否確實，但也不能武斷它是謠言，因為在中國，要找殺友賣國的人，還不算太困難，像這樣的公安局長，似乎也不只馬輝一人碰着。而且像馬輝一樣死去的青年，也聽到過，中國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啊！

現在是我們，無數的馬輝，以血，肉，骨，灰去抵抗強權，埋葬醜惡的時候，就用這些血，肉，骨，灰堆積在舊的，體的中華國土上，而新的，光明的國家就在這些血，肉，骨，灰的基石上建立。馬輝！你雖說死了，也許死得很冤，死得太早，可是你不是孤獨的，我們和你永遠同在，未來的幸福的社會的產生，是少不了你，也少不了我們的，馬輝！你安息吧！

## 關於自衛隊感言

從劉村回到高公村去，我和塞克等打前站，先前還有幾個人，後來就只剩下我們兩人了。塞克有一特點，非常注意那些突起的土山，和光桿的樹，總是嘖嘖的稱道。我呢，我覺得我是非常喜歡走路。平時總有一些雜事，或是讀書，只要一行軍，腦中便另有天下，一任思緒跑去，譬如看見一個騎驢子的女人，我便考察她的年齡，衣服的颜色，估計她的家庭的優裕，她將到什麼地方去，有什麼事要發生，她的思想，她的感情：……塞克有意見，告訴我，我也把我的告訴他。所以我們一路走來，都不會感覺疲乏。既至等到下午快到目的地時，不知從什麼地方走來一羣老百姓，他們都手裏拿一桿梭標，興緻勃勃的走過去，有兩個人似乎認識我，回頭望我，我就喊道：『老鄉！那兒去？』於是他像孩子般的神氣，高聲答道：『回萬安鎮去，剛才開了會來，我們是動員委員會的。丁玲同志，你們這一向在那兒？』他有忍俊不住的快樂。我們分路了。他們唱起歌來了，那歌聲在塞克從藝術的觀點聽來，是不入耳的，但他也仍喜歡他們。

我們搬到萬安鎮之後，自衛隊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檢閱。我們派代表去參加了。週圍幾十個村的都到了。在寒風下他們操了一上午，操得自然不會太好，可是老百姓，自己組織起來的力量真使人感動。呵！下午又給了獎，我們於是趕忙替他們發新聞。

萬安不遠的幾個村，我們也去調查了，有些農民自衛隊簡直是自動的組織起來的。他們反對大

斗，反對租稅而成立農民協會。並且在統一戰綫的原則下，地主將穀供給他們，捐錢給自衛隊。記得剛到山西的時候，我們便對那時山西剛剛組織起來的自衛隊，決死隊等很注意，但裏邊有些

情形是並不好的。譬如每村的村長就沒有辦法繳出那麼多壯丁，幸喜開始時曾經宣佈過每人有五十元安家費。不過後來以經費困難而免掉了，白天開了歡送會，夜晚又偷着回來了是有的。做工作的青年，老問着我們老百姓不肯起來怎麼辦。

半年之後，山西失去了不少地方，人民受盡了塗炭之苦。在火線底下，在失去的土地上，在敵人的後方，老百姓是以自己的力量威嚇了日本帝國主義，現在在這裏，圍着我們週圍，我們也看見他們組織起來了。他們是不怕的，將要同他們的土地一同等着敵人來，來消滅他們。常常一看到了這些停機是自衛隊們就更增加了自己的努力。想想他們的過去，他們真是偉大的！

# 西安雜寫

## 序「呈在大風砂裏奔走的崗衛們」

老早聽到過田間的名字，說是一個「牧歌詩人」。既然已經是詩人了，我就不特連做詩的人不想見，縱是詩也願意暫緩拜讀。因此田間在我始終是很生疏的。當然這是因為我對他有成見。成見是要不得的東西，却不是無來由的東西。我並非對「田間」有成見，也並不是對年紀青寫詩的人有成見，是因爲有過一些不知怎麼就出了一點名的人，這些所謂詩人的，小說家的，就頂上那眩人的桂冠，滿身也不忘記時時放射着藝術風味，實際還是「司丹康」和「法蘭絨」西裝，於是趾高氣揚，徜徉過市，但不久之後，這些所謂詩人藝術家也著的，又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這樣經過幾次之後，無形之中我便有一點成見。凡是無名者的作品和我都願意在那裏發現一些好的，有希望的，我願意在那裏得到一點東西和貢獻一點微力，至於太駭人的詩人，藝術家，我就不免是有意躲避。但這種成見，田間却用了他對生活和對工作的嚴肅努力以及學習的勇敢虛心打破了我的成見。現在田間在不特是不生疏，而且我還時時用了這個名字在一些同志面前提到，願大家學習他的勤懇，特爲在他的這本詩集前邊說幾句話，也是這個意思。

他是在臨汾參加西北戰地服務團的。不過，當我們住在洪洞的萬安鎮時，他就來住過幾天，他來的時候，我已去離十里路遠的馬牧村了。幾個國際參觀團的朋友在那裏要我多談一些話。後來我回來了，一到房子裏就有同志來告訴我，說田間已在這裏住了兩天了，是特意從臨汾走來的，並說彷彿是要參加到我們這個隊伍裏來。我是想希望所有的作家們，都能不放過這一個抗戰階段的生活，如果能四方八面跑了，到一些實際的工作團體或是部隊裏去。不特是在抗戰的宣傳上即使是對文藝建設上

，都盡了很多力量，所以我是非常歡迎的。然而却常常顧忌着對於我們這麼一個紀律嚴謹，生活勞苦的集團，這些在上海逍遙過的文化人是否可能勉強一陣。所有的大部份的團員都是熱情認真，已經習慣了思想鬥爭和生活檢討，而作家的工作和生活的自由性似乎總要範圍大一點。那麼如果他們不能過的時候，是否可以因為寫了點詩或小說而就須要不同等待遇呢，這自然是不能成立的。與田間見過之後，他的溫良純厚，又使我對工作的能力起了懷疑。不消說，一切演戲唱歌作畫他是不會了，演講，接頭，以及組織民衆工作等，也將以他的沉默而不能得到好的成效。管理一些總務上的事吧，不成，他也並不見得能處理對外對內的一切事務。那麼參加通訊股的工作，多寫點通訊。然而做記者不是容易的事，他必須會找材料，會發問題，有政治頭腦，分析清楚，權衡輕重，以及如何使文字經濟動人。我對於田間的一切都不大信任，我很願意幫助他，使他能更多的與大衆接近，但吸收到服務團來，却不敢一下就決定。於是在幾次談話之後，我便把問題答應到臨汾再解決。而四天勾留，三個會（一個托派理論討論會，一與萬安鎮民衆慶祝元宵及春耕運動大會，一個是彭副指揮來講戰略與策略的問題），更堅定了他的決心，後來經過了一番考慮，在臨汾時就讓他參加了。很多同志都對他另眼看待，似乎客氣一點，我便再三叮嚀他，一切都應該與全體一樣，勞苦吃力的工作要搶着去做，要留心政治，留心團內整個工作，這樣你才有意見，……他很高興忙着去買了一套灰布軍裝，在行列中走着，在車站時他用了大的力量幫着拾道具箱子，羞澀的偏過頭去悄悄拭汗。開大會的時候他站起來了，洋燭光在他臉上跳躍着。他出去採訪，運城的鹽池是他第一篇的通訊，用了西北戰地服務團記者田間的名字在新華日報國結上發表了，當幾次公演的時候，他整天坐在印刷廠印說明書，印特刊，而且在戲院的門口賣着。他同我去參加文學座談會，發言很多，同我到學校去演講，講中日問題。他克制着自己許多個性並不相同的人相處得很好。一有了空的時候，他便伏在小桌子邊，他寫着詩。有兩

次他將寫好的通訊稿給我看，我貢獻了他許多意見，如果要把我的意見探納時，那這篇稿子得重新做。我想他一定是不願意的，剛剛頭一天就發生過這樣的事，但田間卻說重新做。他對工作是不憚煩的認真，虛心無驕氣。田間腦子雖說很活潑，人却不活潑，於是有了同志給他的批評，說他不接近羣衆，不求健康。現在田間也在球場上出現了，有時也站在歌詠班的後邊唱歌。田間當然還有許多缺點，尤其是對於別人壙傾向的優容，對於政治問題檢討的熱心不够，但我相信在田間的努力求取上進的途中，將逐漸的糾正過來。

至於詩，我實在是外行，我說我很願意讀他的詩，因為那裏面，每篇都有一點感情，詩要能寫得有感情，在中國還不很多吧。

## 「河內一郎」後記

我跟著戰地服務團出發到前線去，心裏總想多寫點通訊稿。但結果我成了一個打雜的人，提筆的時間太少了，回憶九個月來，只有在幾次飛機投擲炸彈時的兩天，我能够頗悠閒的坐在小房子裏寫文章。後來，總是這樣那樣的把心緒弄到別的地方去了。寫東西就索性把他擱置起來。所以現在使我成爲遺憾的也是這一點，但環境又逼迫我寫了兩個劇本。第一個獨幕劇是『重逢』，這還是在延安寫的。那時召開一個劇本的編輯會分配了我寫一個戰地做了俘虜後應該如何開展新的工作的。這劇本在延安上演了，批評頗好，但後來在山西這劇本就少演，我是向來不大滿意自己的東西的。也沒有拿出去投稿，後來聽說宋之的先生得了一份油印稿本，就拿到『七月』發表了，一些單行本上也搜集了去，我聽到是非常慚愧的。而且有許多地方都拿去上演了，國立戲劇學校將上演款也寄了給我。這在我不能不說是鼓勵，但我是缺少把握的。並且『重逢』後來修改了，只有上海雜誌公司出版的本團的戲劇集裏的才是修改本。

第二個劇本就是這個三幕劇『河內一郎』。開始寫這劇本時，也是戰地服務團同志們的包圍和催促，缺乏劇本是實情，那時我們又準備到西安去，到西安後，總要一個像樣點的大一點的劇本，於是我就着手編它。第一幕編好後，曾拿給八路軍總指揮部敵軍工作部的幾個同志們看，承他們告訴我一些日本風俗習慣，他們又鼓勵我編下去，但這時又要出發了，我沒有辦法可以續完它。幸而後來有葉克，端木等來幫我的忙，我壓着他們寫出了『突擊』，所以直到最近才算完成了後兩幕。自己都感覺得好笑，真是『難產』之至，這劇本不久就要拿去付印了，不知有些什麼地方將要出演牠，我很擔心着

的，我希望這劇本的讀者，以及排演者，演員，大眾能告訴我一些實情，尤其是不好的地方，不要像一些關於「重逢」的來信或談話，總是說好的，使我反而感到寂寞虛偽。

最後讀我致謝澤村利勝先生。當我將第一幕給他看時，那時他住在八路軍總指揮部養病，他看後說使他很感動，他的這篇文章恰巧是那時寫的，他並且修正了我畫的舞台面，用鉛筆又替我另畫了一張。文章就由敵軍工作部的吳同志交給我，答應讓我附在書裏，但非常對不起的，是因為我的跋涉，又加之只有一個衣包，小皮箱完全是放了公家的東西，人多手雜，不知怎樣一來，把那張舞台面丟掉了。使我時時起着不舒服之感。當一拿劇本時，就更感到。聽說澤村利勝先生已住在延安了，常常幫助八路軍做點工作。在這裏更留下我對他的懷念，因為他已經是一個反對侵略者的戰士了！

## 關於本團抵陝後的公演

公演在我們本不是第一次的事，但這樣的演出却是到西安後才有的。過去我們在山西，有時每天公演，頭天晚上在張莊把幕布拆了回來，第二個夜晚又在幾十里以外的村莊上演出了，行軍行了三十里，四十里，休息的時候，老百姓都圍了牆來，打聽得是西北戰地服務團，於是吞吞吐吐說了些要求，那麼我們不能不歇下了行囊，臨時就選擇了一個地方，戲台倒是每個村子都有的。如果時間長了，我們也連統一星期或四五天，每天換節目，每天插上幾段不同的演講，有次序的上政治課似的，這樣的情形是經常的，同吃飯行軍一樣成為很便當的事。所以我們的劇本大都是很短的魏墓劇，有一些是選擇了現成的東西，有一些是臨時編的，但大半都是一些煽動的口號標語。因為我們的觀眾不是兵士就是農工，我們的目的只在如何去教育他們，鼓舞他們，以幫助當地行政機關去動員和組織，因此在山西的五個月中，我們被山西的上下所歡迎，但因時間的缺乏，關於舞台上的技巧，却研究得少，進步得慢，所以這一次的公演，在別的從事藝術的團體是很平常的事，而在我們却的確是不容易的。下邊讓我再講一點關於這次的演出的經過，就是準備吧。

劇本是臨時拉夫的，因為是有修養的作家們，所以就一口氣答應了，幾天之內，居然於十一號就脫了手。但在這短促的時日中，要將一切必須的事弄妥，又加上都是生疏的事，不能使觀眾滿意，使自己無愧是意中的了。不過好在我們公演的動機，一方面希望在西安高明人士之前，求得正確的批評，以便於將來的工作的開展；另一方面也無非借用藝術的形式以達到宣傳救亡的目的，願多數的觀眾，在發揚抗戰藝術的觀念上嚴格的給我們批評，我們是虛心的等待着。

但像這樣的舞台劇，是只能在比較大的都市才能上演的，也只有這種地方才有適合的觀眾，但在一般民衆中，都還不能接受這種藝術，他們更喜歡一些舊有的東西，如二簧，大鼓，說相聲之類的東西。我們要使藝術大衆化起見，是常常用了舊日觀衆新曲的，並且很重視這一項，所以同時在準備第二次的公演儘量供給一些通俗的，但是充滿了抗戰熱情的玩意兒，我相信那將更引起注意，和得到更多的意見的。因爲這將引起對於藝術內容和形式問題的探討的。

最後，讓我謝謝一些幫忙的團體和朋友們，尤其是救亡演劇第一隊，要是我們沒有這些朋友們將更受到阻礙的，

### 寫在第三次公演前面

從山西帶來的是突擊，突擊劇本的內容，固然是還嫌簡單，同時也未曾指出，暗示出一羣沒有組織的農民，是在如何方法之下，生長起來的。人民自覺的起來抗戰是有的，但在已經開始了行動的時候，就要有領導了。但突擊是現實的，所以雖說有適度的燈光和美的佈景，他仍是大衆化的，因為這是以大衆爲主，又是在游擊區最普遍的題材，並且正確的指出了大衆應走的路。後來我們又介紹了一些新內容的舊形式。我們很高興這些形式很快地就被其他團體採用了，說相聲，演變寶，唱小調子，合作這些被中國人民大衆所習慣了的愛着的東西，已經一天天豐富了起來而教育着大衆了。我們替小學生排的打倒日本昇平舞，也拍進了伊萬駒的電影鏡頭。而現在我們要走的時候，我們却留下一個京戲和秦腔。

爲什麼我們要花了大的力量來出演這並非拿手的玩藝呢？也許有些人又以爲是舊瓶新酒的問題了。但這決不是主要的。舊形式應該選擇的利用，已經不是今日提出來的話了，不特沒有人反對，並且去實踐了這理論的，也已不只是西北戰地服務團一個團體了。西北戰地服務團經常出演，借了戲劇的形式去做一些宣傳教育的工作，但他同時是負擔了影響和推動當前的救亡運動，所以他還應該以他的本身工作趨向來號召，以宣傳材料來供給，因爲他不只是一個宣傳團體。幾個月在西安的逗留，深深的感到舊劇的勢力仍是很龐大的盤踞在一般市民中。易俗社，秦風社，晉風社，世界舞台……都是每天客滿，而喜歡看話劇的一些觀眾，都是帶着研究和欣賞的態度，因爲他們都是已有較高的知識，較新的頭腦，並不是去受教育的。然而佔去了大部份，包括了各階層的觀眾的舊劇場，却仍是只有四郎

探母，三堂會審……等。雖說有了易俗社的一般改良了的李秀成等，這種傾向是非常好的，只可惜劇本不多，所以影響還不大，我們爲了要增強抗戰力量，爭取中國的不出亡，必須動員全國人民參加抗戰，舊劇界已經在各種籌備中，及其他方面盡了力，但如果能多多的排演舊劇，既可吸引觀眾，又可盡救亡的任務，因此戰地服務團在離開西安之前，特別加力排練了這個戲劇，希望作舊劇界的一個參考（另外還有希望一文）。

我們決定了出演舊劇之後，湊巧翻着了老舍先生的兩篇劇本，商量了一下，而且擅自改動了一下就用了。一方面是覺得內容還可以用，二來劇內的人物並不多，我們還可以勉強湊上。謹在此致謝老舍先生，鑒拾金是斐東籬先生的作品，大鼓仍是由張可同志自己編的。

演員方面，可以說完全沒有上過舊戲台，甚至連看戲的機會都很少，現在居然大膽的在十天之中，排練了這幾個戲，這是由於爲了工作才產生這勇氣，技巧之不够，自然是意中事，不過演員們的確是拚了命幹下來的，尤以張可，革非，吳堅的不分晝夜的練習，同時全體團員之各方面的努力，也是使這次工作決定，而得以完成的主要原因。

然而支持了這次出演的，却不只是我們自己團內的同志，斐東籬先生導演忠烈圖的態度，使我們不特感謝，而且敬重，烈婦殉國的導演汪振華，蕭潤華兩先生也是非常耐煩的指導，而易俗社的社長高培支先生。仰山先生及全體同志的幫忙，尤爲感謝，此外，蔣志功先生，孫寶銘先生，吳瑜忠先生等都爲了我們這次公演，盡了很大的力量，一併在此致謝。

這次公演的結果，一定是不能使我們滿意的，同時也有幸負於愛護我們的諸君，好在來看戲的先生們都安排了原諒，而我們也只有以我們工作的動機，態度的誠懇，刻苦的精神，來希望着技術上的諒解。可以另一方面，我們却虛心的等候着嚴厲的批評和指正。

## 適合羣衆與取媚羣衆

「到大衆裏去」，「應羣衆化」等等的語句。在現在已經成爲一種口頭語了。爲什麼會這麼普遍的說着呢，就因爲牠乃是一般的迫切的要求，要爭取抗戰的勝利，動員全國民衆參加抗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切的團體，如宣傳隊，工作團，服務團等，都必須討論到如何接近羣衆的問題，而在接近裏面，就有着適合與取媚的不同。

羣衆本都有其固守的風俗人情習慣，他們有他們的迷信，忌諱，當我們走到他們那裏去的時候，必先投其所好，避其所忌。取得情感的融洽，因爲如果不能同他們站在一條綫上，僅憑一篇理論是不能說服他們的，但如果我們不採取鬥爭的手段，不設法糾正他們的錯誤的陋習，不灌輸其抗戰的認識和鼓動其情緒而組織之，只一味牽就，畏難而止，甚至徇其所趨，而又非正當之法，如過方之行動等，則是忘掉本身之任務，做了羣衆的尾巴，取媚羣衆而已。

適合羣衆，是求其一切言語行爲，不經新立異與大衆共喜樂，同艱苦，了解羣衆苦痛，幫助其解除，使他們逐漸在你的處世做人（就是工作表現）上得到佩服，你不僅是他們所喜的，而是所敬重的，你不僅是他們的同伴，而是他們的的朋友，他們的師長，所依賴的人。

我們現在要羣衆化，不是要把我們變成與老百姓一樣，不是要我們跟着他們走，是要如何使羣衆在你影響他的領導之下，組織起來，走向抗戰的路，建國的路，特時記住自己的責任，永不退讓，永不放鬆，才是我們應有的精神，這應到羣衆中去，只求能適合於羣衆，而決不取媚。

## 反與正

演員們常常會同別人講，「反派的角色容易出」，因為這裏面不嫌稍為誇張，奸的人無妨使他更奸一點，傻的人也無妨使他更傻一點，演員的自由性比較大，所以也就比較容易演。

文也是以說風涼話為容易。因為比較不負責任。譬如有些人，因為過去的生活環境，造成你不能太尊重他，相信他，他慣於一種虛偽，提防，嚴厲而當着他一日不被敵視儼然朋友似的在人羣中時，他會忘其所以，莫知所指或甚至要反噬人幾句的，這樣的事情是有的，感慨的時候，不負責任的就可以寫：「常常被別人當着狗看待的人」你是不能將他像人看待的，如同久病的人雖說恢復了健康，他是仍然不會走路的，久處黑暗的人雖在光明裏也看不見事物，因為他的眼已失去效用，光明只刺激着他，使他發狂……！但如果要負責任，教育着他，將這種情形消滅掉，那文章是頗為費心事的了。

做人也是這樣，「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這句話就證明遺臭是比流芳容易，英雄是不容易做的，因為他是站在正義上，他雖說有絕大的力量，但他平常即使用一個指頭也當心着，然而那些類似英雄的謬皮就容易了，楊志實刀與牛二是一個最好例子，你看那殺人雄糾糾氣昂昂，開口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似乎都是些拔刀相助的好漢，實際全是些怕惡欺善者流，不足為道的，因為他根本沒有做人的責任，亂闖一下子的。

外邊有強盜來了，或是田地裏須要合力工作，你要去同你的鄰人相好，這不是為了你個人，也並非為了某一個人，但如果鄰人却不衷心明白你的苦衷，反以你之受委屈為可欺，於是恣意橫暴，那麼，做鄰人是容易的。

還不止於此的說是受歡迎的被叫好的，大半常常屬於那些不顧大局的，因為那些表現是比較能投於流俗者的嗜好的。我們知道，社會只是在向好的途中走去，荆棘還塞滿了路，這些路就賴着我們去開闢。

所以，爲了人類幸福的前途，是須要大多數人犧牲了個人自由，耐心的，誠懇的不被流俗所囑朵，也不以困難委屈而氣餒的去工作，這些人也許不會出名，但他的偉大却將因世界的進化而永存在人心中。

## 說 歡 迎

中國人歡迎外國人的會，是很早就有過的，而且很多次數了，從前是排着隊，舉着旗子到碼頭上去，到車站上去。現在因為中國的交通工具已經進步，有一個歐亞航空公司，於是就改爲到飛機場去，據說情形是更爲熱烈森嚴的。過去的那些歡迎會，迎外國人，看外國人，噓外國人，總是熱鬧不到幾天，甚至還等不到預定的時間事情就漸漸淡忘下去了。外國人到了中國，總是忙得不亦樂乎，從早到晚，都是茶會飯會，聽講演講，再末，遊覽名勝，但他要徵取搜集的材料，是很難有辦法得到很多而我們應該供獻的材料也少有計劃的具體去歸納，材料就如同中國的鹽源始終仍藏在原來的地方，於是他們便把那一點點印象帶了回去，我想那些外國人將也很快的就把這點印象淡忘了去吧。

這次世界學聯代表團來到中國的目的和意義，他們自己說得很清楚，是帶來了國際間給我們同情的一致精神，並且要在中國把日本的暴行和中國抗戰的情形，尤其在抗戰中的青年活動帶回去，以便爭取更大的援助，他們不特是我們的同情者，他們本身也就是反法西斯的戰士，所以他們和我們的關係不是客人和主人，而是親兄弟，我們要誠懇的幫助他們，因為他們現在所做的工作，就是我們要做的，我們應該多多從工作上來表示我們的歡迎，儘管其他的招待差一點，自然最好是面面俱到。但如果是吃的方面，或是住的方面等等偶爾馬虎了一點時，我想這幾位不辭跋涉，不遠萬里而來的青年們是不會掛懷的，而且儘管他們回去了之後，忘記了我們個人，忘記了中國山川的顏色，但他們如果因這次之來華所帶去的是一個真真克苦團結，有着青年氣氛的中國，這個中國儘管已河山破碎，儘管是饑饉窮困，儘管是路多荊棘，但放射在前面的却是幸福的曙光，那他們這次的來於我們實在是有重大的意義，但效果之如何，則看我們這些歡迎者如何做而已。

## 勇氣

有一次有一個朋友在我們這裏玩。這位朋友頗有些力氣，身體長得的確是很「棒」的。常常路見不平就要與人交手，據說也有過幾次光榮的戰史。也許由於我們的贊許激怒了這裏的孩子們，也許由於他的英雄氣概，總之，有一天就是那一次不知怎麼說說笑笑的忽然趙尙武就同他鬥上來了。趙尙武究竟是一個剛成年的人，並沒有同什麼人較量過高下，我們都替他捏了一把汗，想著爲什麼去自找虧吃，兩人在空地上你衝我撞，互相扭結，來去了五六回合，趙尙武到底有些支持不住了，於是另外幾個就一哄擁了上去幫忙，結果自然把朋友扭倒，算是打了一場勝仗。自然是一羣人勝一個人並不英雄的。然而這裏邊却有一個小小的教訓。趙尙武若沒有勇氣去試一試，他是既不會敗，也不會勝的。同時也正因爲他敢去試一試，在不量力之中却看出他並不是完全無力的，同時也看出了朋友的力量大小，他支持了五六個回合，若只是處於威名之下，便先存了退怯的心理，那是只有永遠退怯的。或者有人以爲趙尙武太不量力，或者有人以爲以多勝少，對不起朋友，我却以爲那倒是另一回事，而趙尙武的勇氣，我是贊許着的。

中國與日本的交手雖說已經是在一種不能再忍情況之下，然而還有許多恐日病者認爲是太早，應該再多準備幾年，但現在這戰爭却已經支持了一年了，從前以爲一開火就失敗的，現在已經不說話了，從前所說不說，心中悲觀的，在現在似乎也有些驚訝起中國的能耐了。就是那些外國人，又何嘗不是因爲中國的抗戰，雖說在現在仍是失敗的，反而倒給了中國未有的尊敬和同情呢！所以大半的事情都是先要有勇氣，幹起來了再說。不較量是不知道到底誰有多大的本領的。不過中國同日本的開仗，到

不是如趙尚武之簡單的角力而已，是要動員全國的力量，而爭取旁觀者的同情，也必須有許多周折籌劃的，然而勇氣和掙扎的精神是最要緊的已無可疑義了。

## 說到『印象』

今天接到一個朋友從武漢來的信，他告訴我，文人又漸集武漢，於是文壇遺傳病也帶到了武漢，他的意思我明白，一定那裏又在生一些謠言，誹謗，仇恨，罵詈，幸好戰時的經濟不許有那些能够登載此種文字的地方，即便有，以我想，讀者也是寥寥的，所以這些遺傳病還只能算是舊病復發，不至傳染的。

得說明這些舊病復發的人，只是少數，想該是極少數，因為自從八一三以後，上海文化人即四散各方，挈子携妻受盡離亂之苦，固然也有茫然的東飄西飄把握不住，總以為這戰時的局面是一個過渡時期，新的生活還不知從那方安排起，因此心焉不定。但也有很多真的挾了一枝墨水派克到四處考察，如難民的地方，傷兵的地方，到各部隊去，把長篇巨著的計劃收拾起，而寫些通訊劇本詩歌之類，這是非常好的事，作家固然無論在什麼時候，不應放棄他的筆。但只記得寫文章，而不參加一些其他的工作，即他的生活領域還是太狹窄的。雖說已經在戰場上跑了一趟，慰勞過一些，同師長們談過幾次的話，然而那戰場上的激烈，緊張，艱苦，娛樂的氛圍氣，仍是無法感染的，因此陳列在書舖攤上，最多的便是印象記之流了。固然印象亦自有其效能，不可太廢，然而常常關於某某等印象之長篇短著，便有幾本的排列在一處，細觀其內容，也都大體一致，人云亦云的，因為材料的來源是一個地方，就是從口頭談話裏搜集來的，這樣的書出版一些，老板固然可以牟利，作者亦可得名，然而這些書的效果是很微薄的。如果太多太濫的話，結果常是反而有壞的影響的。我們希望這些文人多多接近下層，最好參加一點實際工作，化除成見，改變一點個人的習慣，那麼一些空空洞洞的印象，就會更成為具體生動的文章了。

## 諷刺

人是要說話的，要說出自己所認為的真理，但在某一種不准你說真話的時候，於是就拚用許多加了偽裝的東西。譬如不敢說人，就拿鬼來代替他。果戈理常常寫些奇怪的事，藉鼻子，死魂靈，或鬼來說出許多事，就是這個道理。中國也是如此。譬如要寫明朝，就說是大宋，有個故事本來想罵官貪污，却又不好明說，就說官是蒼蠅投胎，這些諷刺小品，便成了很利害的武器。包抄，襲，着敵人的要害，懂得了這武器的厲害，使用了最高妙的戰術的在近代不能有比魯迅更好的了，所以在同一作用下，產生了很多類似的雜文，雖說總嫌不夠，不能有隨手拈來，都意味深長，刀刀見血之風。但現在是什麼時候呢，是中國已經在最高領袖之下進行了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的時候，中國已經頒布了在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之下人民有言論結社集會出版的自由，那麼凡有一切對政府對當局有意見的時候，我們應該站在同一的立場，誠懇的建議，縱是還不免有誤會的地方，也只能委婉詳盡的去說明，以及用最誠懇的工作態度去取得相信。而站在旁觀的諷刺，或不負責的言論都不是我們應該取的了。因為諷刺只是一種在壓迫下不能直說的變像的說法，有不得不加上偽裝的苦衷的。

## 西安雜談

在萬安鎮，決定了答應西安各團體的邀請，到西安去的時候，開了一次大會，討論到西安去的意義，和在西安如何開展工作，接着又專門討論了一次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綫的問題。臨走時，又做了一次測驗。三月一號過了黃河，住在潼關的一家棉花廠裏。又把所收集的西安情形向大家報告了之後，我便偕同高毅夫同志先到西安了。

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是有氣節的，然而我似乎却爲了兩元錢一月的津貼，每天在衙門前磨片子。這種生活我是不慣的，成天東奔西走，四方求見，在有衛兵崗的門前，在傳達室，在正廳上，佇候的心情是不好受的，但是我忍耐了，沒有人看出我的勉強來。而且我接見賓客，我把話重複着向每個客人詳細解說，我很和氣，深藏着我的疲倦。兩天之後，大隊來了，住在省政府指定的地點，梁府街，女子中學的舊校址。西安的人士是歡迎我們的，我光榮的赴了西安最賢明人士代表們的歡宴，長安縣長和楊明軒先生都給了我們許多獎勵和指示。服務團的同志每天分組的出席了各種聯歡會，座談會，然而也有一些小的不慣常的事發生，那我們對這些事是如何的處置呢？

女子中學雖屬於陝西省教育廳的，這時裏面正忙着戰時青年訓練班的辦理人。不過還沒有開學，和通俗讀物總刊社，以及教育廳的幾個職員住宅。服務團的大隊到西安的時候，已經是黃昏，派了兩個同志進城來找我，全體便在車站的月台上等着，冷風吹打着他們，一天沒有吃東西，等搬到宿處時，已經九點鐘。住的屋子裏的電燈泡取走了，沒有用具，沒有鋪蓋，沒有草，原來有的都清檢在一間屋子裏鎖着。而且沒有水喝，後來在街上買了一點米，但要洗臉洗腳就沒辦法了。在山西的時候，大

半住在老百姓家裏，有時也住學校，受慣了老百姓的殷勤的同志們，現在在一天的勞頓之後，骯髒的隱坐在黑屋子裏地下，不敢大聲談一句話（因為怕妨害別人）。而且還要解釋，唯恐有人心裏不舒服。但因為我們是有次序的，我們是不怕麻煩的，我們能够吃苦的，不注意小地方。第二天我們交涉及到一部份鋪板，第三天交涉及到桌子板凳，後來都交涉到了。電燈沒有，我們在西安期間就全用洋蠟，雖說鄰室很輝煌，然而我們很滿足，洋蠟比清油燈已經亮多了，五個人共一支很够看書的。

第一次公演，省黨部幫了我們很多的忙，譬如劇本的審查，因為我們是臨時寫的，直到出演前兩天才交去，我們那時還不懂得寫呈文，可是省黨部很快便通過了。戲劇審查委員會也來不及看劇本，就在預演時來看了一遍。警備司令部公安局在出演時來向我們要團體登記證，也因為我們是旅行團體而不深究了，這裏充分的看出了我們，對西安環境的不熟悉，工作的疏忽，尤其看出的是，當局者對救亡的宣傳工作之扶掖和愛護。這實在是值得贊仰的。

後來我回了一次延安，同志們在西安又作了第二次的公演，因為過於勞頓的原故，三分之二的同志都被招待到防疫醫院裏。這時却忽然接到了省黨部的着即日離開西安赴山西前線工作的通令。這時『抗戰與文化』（葉青等主編的）上也談笑『某戰地服務團不在戰地工作，而逗留西安的不當。同時也有旁觀者表示了憤慨，戰地服務團來西安的時候，正是『轟潼關，西安岌岌可危之時，人心惶亂，忙着遷移，而戰地服務團在這裏做着穩定人心，加強抗戰信心，號召廣大人民參戰的工作的時候，却有人出來說壞話，挑撥團結，但我們對這事是非常冷靜的。我們是願意離開西安的，我們願意授受當局給我們的命令，於是我們準備着一切離開西安的工作。』

然而新的問題又來了，有人說我們的標語寫壞了，說是寫了『爭取國防友軍』即使我担保沒有寫，也不成，須得調查，就調查吧。我把所有的街頭標語漫畫的內容及地點都抄了去，把在北大街的一

條「爭取國際友軍」的標語也抄了送去。可是在那天的夜晚標語被塗抹了，同志們清晨早操去，看見淚似的白色水滴一條條掛在那些模糊的大字上，有的是煤炭塗的，但有人却說是我們自己塗的。也無人負責追究到底是誰塗的。於是同志們又流着汗在太陽下繼續去寫，而「擁護蔣委員長」，「擁護抗戰建國綱領」的標語，也就繼續的在夜晚被塗去。每天清晨，同志們都懷裹着臉，像兒子被人殺害了似的，忍不住氣憤，但我們又開會，說服了大家暫時停止了寫的工作。同時我們去找抗敵後援會，要求分配工作。於是標語繼續了，西安每條街都看得見李劫夫同志吳堅同志的方體字，和朱炎同志的立體美術字了。不過下邊的署名換了「抗敵後援會」和「雪恥兵役宣傳週」，這次沒有被塗抹。一個星期共寫了八十多條，後來向抗敵後援會領了十四元三角的材料費。有些人驚奇，原來材料並不貴，而且街上新的標語漫畫出現了。有號存小學的，有第二戰區司令部戰地工作團的。尤以大風劇社寫得最漂亮。

抗敵後援會是最可感謝的，我們在他們領導之下，做了不少工作，參加多次公演和播音，他們的宣傳科長馮慕鵠先生來國裏講了話，我們很佩服他對統一戰綫國共合作之正確認識。他也明瞭我們的同志們都是有禮貌的誠實的青年。

我們雖說被歡迎，每月至少要公演二十次，但大半都是由別人主持和出名義，因為我們在西安是一個不合法的團體，甚至有一個劇團因為我們去幫助了排劇而被解散，但我們決不要名，仍是努力去做，這時西安同時有二十多處是由我們去敬歌頌，有一部份是由我們去幫助組織的，流行於西安的歌曲小調，大部是我們推動了這一運動。

西安的各羣衆團體幫助了我們開展工作，西安的行政的負責者也給了我們許多精神上的鼓勵和物質的援助，如蔣鼎文主任，孫尚如主席，和胡宗南軍長等，使我們在西安期間得以完成我們的任務。

不論士兵，傷兵，工人，學生，婦女，兒童，難民的工作，我們總是抱着多多益善，來者不拒的態度，所以每到中午過後，國內幾乎無人，不管大太陽底下，大雨底下，遠到二十里路去教政治課，從未停止過，但有時也拒絕過別人的，如同有一次某團體請我們派同志去講話，同時他要求我們穿便衣去，他說當當局知道，雖說他表示了對我們最大的同情，但我們仍是婉言拒絕了的，因為我們不願不帶着符號出去工作。

在離開西安之前，我們準備了第三次的演說公演。關於這一次的公演。我們共寫呈文八封。西安的報紙已經很早就小舉我們的消息。這對於我們真是很為嚴重，但好在我們與西安的婦女界，教育界，出版界，救亡團體，機關，西安的右流；商家都有了連繫，通過了這些關係，使我們這三天七場的公演，得以場場滿座。對上對下的工作，總還算沒有什麼大的疏忽。

這次公演，大部份都靠了我們的新朋友易俗社的社長高培支先生的幫忙。我們的認識完全是從工作上開始的。有人告訴他我們是共產黨，不要接近我們，怕我們將來是要搗他們的亂子。同時有人告訴我，他是「頑固」，不可理喻的。然而我們都不聽這些謠言，我們從工作上有了互相認識。他不特帶着一羣學生來赴我們的茶會，而且經常以我們作模範來教育他的學生，他在物質上幫助了我們，在工作上幫助了我們，西安很多人都奇怪為什麼他們會同我們好了起來的。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我們的立場，完全是抗日的，我們的態度，完全是誠懇，坦白，謙虛，和愛。

離別之前，開了一次招待各界的大會，報告在西安的工作。共到團體代表七八十人。有黨部的代表黃其超先生，省政府的代表饒叙九先生，都大大的誇獎「我們一番，這給了我們很大的興奮。」『努力團結』成了一致的定評。接二連三又赴了好幾個歡送茶會，二十二號早晨忽促的便上了汽車，黃塵滾滾，直奔更北的地方，縱橫着高小的山地上去了。更多的事在前邊等着，所以也沒有什麼留戀，驟

設在西安城裏却有許多留戀我們的人。不過以爲遺憾的就是感到留在西安的工作太少，若是以後再來，那是要弄得好些的。

# 附 錄

## 壓碎的心

平平聽過火車的故事，在港上也見過火車，太原的商務印書館的窗子裏，就陳設過一個模型。平平跟着爸爸上街的時候，有幾次就貼在那玻璃窗上瞧。他不敢夢想有一輛火車，有那小模型就很好了。有一次他坐洋車出城，聽到過一聲怪叫，媽媽說是火車要來了，可惜仍是沒有看見。但這次可太好了，他竟坐了一段火車。晚上跟着媽媽，哥哥，姐姐，一大串人到車站去，沿路都是走不通的大車。哥哥說是運的子彈，姐姐說是運的麵粉，他奇怪着晚上在黑處倒比白天熱鬧。車站裏更是擁擠，全是些不認識的人，這些人都不親熱，不和氣，急急忙忙的，誰也不理誰的一羣走過去，另一羣又走過來。平平緊拉着哥哥，他要應火車去，哥哥却不帶他去，後來被拖進一個黑箱子裏了，哦。原來這就是火車。平平傷心地失望着，而且這空氣非常不好，同車的人都將不安影響着他，那些傢伙都譁着日本人呢。他看見過那在天上的日本飛機，聽到過炸彈，他想像不出那可怕，但日本人他們在他們語言中露出一個可怕的形象。後來火車開動了，吼隆，吼隆，吼隆不斷的振響着，而且那汽笛刺人的叫着，他感到了恐怖，煩厭，像有一個什麼很重的東西壓迫着他，他靠在媽媽的膝頭上睡着了。當火車到了檢次的時候，天還沒有亮，他就被抱到馬路上，他揉了一揉睡眼，掉過頭去看，他看見了長長的一列火車，他可不是很靜的睡在那裏嗎？有一排椅子在他前邊，寂寞的車上的燈光，有一縷照在他身上，他輕輕地吐着濃煙。

這次旅行在他是奇怪的，他坐過大車，騾子拉的，也有牛拉的，他也騎過騾子，他們把他網在那上邊，媽媽在前邊搖着他。爬過一些高山，渡過一些水，他實在覺得很有意思，但可恨的又是那個

日本人跟着他，一路上那些同行的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講着這個東西。最討厭的是媽媽，只要平平稍微有了一點頑皮的舉動，媽媽就恐嚇着說：「哼！不聽話的孩子，就帶來送給日本人！」或是晚上平平不睡覺，媽媽也總是說：「快睡呀！不睡日本人就來了！」好容易離開了那起旅行的日子，到了這個城。平平住到了外祖母的家裏。這家房子很大，外祖母很愛他，他過了幾天很舒服的日子，但他仍舊又煩悶起來了，這煩悶是他說不清楚的，只覺得對於人們起了一些惡感，尤其是媽媽的信仰逐漸在他身上毀滅了。

這天一早，他從夢中醒了過來，他又夢見火車，火車變得非常可怕，那邊坐滿了日本人，日本人又從車上跳下來，要抓他去，媽媽不能保證他，倒在地上哭，很多的中國人，外祖母也好，哥哥也好，隔壁的叔叔也好，大家都怕得縮到一團，他傷心的哭着，哭着哭着就醒了。唉，難道這麼多愛他的人就沒有一個不怕日本人的麼？

炕頭上已經一個人也沒有，他用心的聽，又聽不到一點聲音，他驚慌的跳出了被窩，從窗戶紙上的窟窿裏往外瞧，院子裏也沒有人影，沉沉的無聲的下着雪團，他怕起來了。他感到最可怕的日子就要到了，也許日本人來了，媽媽他們都逃走了，他們忘記了他，或者因為他平素頑皮，他們就真的把他丟下了。他要哭，可是又把自己壓着了，想喊媽媽，也壓住了，媽媽有什麼用呢？於是他顫栗地躺在炕上，厭煩着，而且傷心着。

但不久媽媽却進來了，媽媽非常愛惜的去撫摸他，把他抱在懷裏，替他穿衣服，他心裏又感到了溫暖，用小手在媽媽的臉上畫來畫去，他正想告訴她一些話，外祖母却走進了房間。外祖母把沒有了牙齒的嘴努了一努，媽媽就去開了平平，到櫃子裏摸摸索索地，收拾了一包東西，寶貝似的，小小心遞給了外祖母，甚至把樹頭上一床新棉被也讓外祖母拿走了。於是媽媽在平平眼中頓時又變得矮小

了，她的頭髮不整齊，臉皮很黃，她的腳太小，喜歡說話，但她只是一個無用的東西。平平生氣到想打她一下，他決不再理她，衝到外邊玩去了。

隨便走到那裏，他都感到有一種不同的空氣，家裏人少了好些，靜靜得使人生怕，哥哥姐姐也跟着外祖母家的一些人不見了。鄰居的人常常跑來小聲說話，但我不到一個可以同玩的人，大舅母的小表妹是一個動不動就要哭的小東西，緊貼牢她的媽媽。平平想上街去，到對門看那些人做麵條，雪又下得一陣大一陣，他們非常不安的等候着，好像有一個看不見的東西會來似的。

吃過早飯不久，果然有幾個穿灰衣的人來了。媽媽把平平關在大舅母的房裏，媽媽也不出去，就讓外祖母一人同那幾個人說話，把上房邊房都挪出來讓給他們住。平平先也很怕，後來看看那幾個人很和氣，比舅舅待外祖母還好，外祖母都笑了，於是平平就掙着跑出來偷偷的看，他知道他們是兵，那些兵就跑來抱他，買包子給他吃，又把他引到上房去，他們唱歌給他聽，他們互相扭做一團打着玩。開始的時候，他還有點不放心，慢慢的他就自然了，覺得很新鮮，而且把早上來的鬱悶的心情給忘了。

媽媽也走出了院子，又時時喊着平平，可是他答應她。

黃昏的時候，灰衣的兵越來越多了，並且許多穿黃呢大衣的，他怕穿黃衣的人，媽媽說那黃衣是日本人的，他們家上房就住了兩個穿黃衣服的，不過他們一進房就把黃衣服脫了，裏邊還是一樣的灰衣服，他胆子才又大了一點，他仍跑去看，那些人就又殷勤的招待了他。晚上有兩個兵帶他去遊戲，外祖母和媽媽也跟着去了，因為聽說有女兵跳舞。

他沒有看見女兵跳舞，他看見了日本人，那些日本人就穿了那種黃呢的大衣，他們打中國人，燒中國人的房子，後來中國兵來了，老百姓幫兵的忙，把日本人打死了。他覺得很舒服，他喜歡中國的兵。

現在平平有了好朋友了，就是住在上房的陳旅長，陳旅長穿的衣服是從日本兵身上剝下來的，他的皮鞋，也是日本兵腳上的，他還有一把長刀，也是日本軍官的，他還看了陳旅長的馬，一匹又高又大的日本馬，那馬却可憐的望着平平。平平成天在旅長房裏玩，他從不禁止他頑皮，每到吃飯，旅長一定要找他一道吃，無論房子裏有多少人。平平看得出，凡是來這裏的兵士，不管穿灰衣黃衣，都非常之愛旅長。舅舅和哥哥們都回來了，他們也賀揚他，而且聽舅舅說很多老百姓都挽留他，因為有他們在這裏就可以不怕日本人，於是平平也訂了一個決心，他一定永遠接着他的朋友，並且因為有了新的朋友的靠山，他居然公開的反抗他的媽媽了。

「我不要你，你沒有用處，我要跟他們走的。」

有些時候，當媽媽也來到旅長房裏的時候，他就頓腳，意思是叫她出去，或者就故意去燃香煙抽，要是媽媽一干涉，他就好表示他的不服從，甚至連旅長都得順從着他的意思，常常有意的問着人：

「你們看，我這個小勤務好不好？」

於是平平便得意了。

現在他不怕日本人了，他也成天的談日本人的故事，因為他現在是一個兵了，他可以跟陳旅長去打他們。他過了幾天最快樂的日子，在這種日子中他跟着他們去開會，他也跑上了台子，陳旅長在台上演說，腳底下全是人頭，在那些擁擠的人頭中，吼出雷樣的喊聲，和振天的鼓掌，他感到他偉大起來了。

陳旅長在這裏住了三天，那天晚上他聽說了第二天要走的消息，但他的朋友却否認了。到了夜晚他回房的時候，他的朋友還送他到院子裏，囑咐他好好的睡，囑咐他明天再來談打日本人的故事。

但是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他為一種不舒服的聲音弄醒了。媽媽為什麼哭呢？媽媽打着哭腔說。

「輕點，不要把平平弄醒了，醒了時又不得開交啦！」

媽媽在騙着他做什麼呢？他悄悄睜着眼睛去望，他看見哥哥穿了一套灰衣站在燈面前，無聲的撥弄着燈芯草。

媽媽又繼續說下去：

「一切事情，自己小心，做娘的也顧不得你了，當兵還是一條出路，你大哥聽說也上了隊伍，你的爸爸留在太原，到現在消息也沒有，叫我一個女人家，帶着你們怎麼辦？還好，你跟陳旅長，我倒是放心的。若不是平平太小，一道去我到願意，平平也曉得跟着我是沒有保障的，只是我們母子，唉，我們到底還有見面的日子沒有呢？……」

平平不能夠聽下去了，他的眼淚模糊了，似乎哥哥也哭了。

院子裏亂糟糟地，有人在叫哥哥名字，說大隊都走了，催哥哥趕快去。

媽媽拉着哥哥踉蹌踉蹌的往外走，外祖母，也不知嚷些甚麼，媽媽似乎沒有哭了，有些人在很和氣的同哥哥說話。

平平覺得甚麼都完了，他又看見了可怕的日本人，他們坐着火車來了，他不能讓日本人來殺他，他要當兵去，他要跟着陳旅長，他覺得只有在軍隊裏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他發瘋似的，衣服也不穿就往外跑，他一路狂叫着：

「我要去，我要跟着他們走，我要……」

他什麼人也看不見，狂風打在他身上。雪花一落在他身上就溶化了。他什麼感覺都沒有，只知道向前跑，而緊追着他的是無盡的恐怖。

一下他被一個巨大的力量抱着了。他感覺得有一羣人圍繞着他，他不管，却拚了力氣去哭，無論

是什麼夢樣都變了可憎的東西了。直到他哭得太疲倦了暈眩了過去才停止了抽噎。

可是不久他又回復了知覺，房子裏已經靜悄悄的，他清楚了一些，從手指縫裏看見了媽媽，媽媽靠在他身旁，衰弱的攤着手，呆呆的望着一个小地方，淚水無聲地從眼裏泉似的流了下來，他忽然了解了媽媽。他原諒了她一切，他頭撞到懷裏，他聽見了媽媽的心的跳動。當媽媽扶過他的頭來時，他被淚水糊着，已經看不清她的面目了。

## 七月的延安

連綿的雨青了

延安的山川田園

蘆荳黃瓜鋪滿郊外

香甜

蕎麥小麥玉蜀黍長滿山嶺

叢密密只露出

幾座殘堡一塔聳天

連綿的雨迷朦了

延安的山川

雲霧飛逝炊煙迅滅

狂熱的歡呼

盡情的享受

晚會未曾散

風一陣

雨一片

歡聲掩蓋了急雨

「保衛我們的祖國

保衛全世界的和平」

院中寂靜悄無人

燭光搖搖不定

燈下的人無聲

沉入了書裏

沉入了馬列的教訓

我走進小屋

新裱的窗櫺天花板

美的圖案

這時……

我褪了長靴

解開褲襷帶

壁上掛了我裝

枕下安置短槍

頓時有一陣鬆快

千斤的負擔輕輕從我肩上游解

七月的風溫柔

敲窗的雨清涼細膩

被撩起的青春的心

在熱忱裏失眠了

有壓抑不住的快樂

聽呵這是什麼聲響

洛川的河流瑯瑯

延水鏘鏘帶來了

民間歡唱

今年雨水好土地肥

汽車裝來耕具一大堆

士兵哥哥又把耕事催

你一起我一鋤

田裏長了苗阿

綠油油清香肆方飄送

免了捐稅領了路條

今年的豐收不會白費

聽呵這是什麼聲響

風動樹枝

小鳥在簷下啾啾告訴了

民間歡騰

投票阿阿黃

你寫方塊字

我用拉了化

一樣

張老伯不錯

李牛兒也可當選

自影兒來

自己的事我們自己管

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樂園

我們才到這裏半年

說不上偉大建設但

街衢清潔植滿槐桑

沒有乞丐也沒有賣笑的女郎

不見煙館我不到賭場

百事興業

耕者有田

八小時工作 有各種保險

那些踴躍在街頭的

漂亮的工人裝 全來自

武漢 西安 滬上

四方八面來了

學生幾千 活潑 聰明

全是黃帝的優秀子孫

具着決心

「誓死不做亡國奴」

學清革命理論

學清軍事技術

鍛鍊成百戰不毀身

準備上前綫

熱的血 翻滾

赤的心 熬煎

想着天那方

中國的父老兒女

受盡了屠殺慘傷

拼將 頭顱墮地

碎骨粉身

要 挽救危亡

奪回土地

健兒們 爭取民族的榮光

勇敢向前 抗敵

盧溝橋 砲火又響

把這羣強盜殺光

武裝 十萬

威震過全球

歷史上寫了新的紀錄

鐵的抗日軍 日本鬼子也担憂

衝破砲火的圍牆

千萬重

整理了包裹 背上行囊

刺刀已出鞘

願做先鋒

十年奮鬥

只爲今朝

滴滴血肉 都要洒在

抗敵的疆場

解放被壓迫的民族

建立嶄新的國土

號砲響了

英勇的戰士們

衝衝衝

七月的風 自由

軟軟的吹

飄蕩在延安城中

七月的風 浩瀚

澎湃在延安城中

殺敵的情緒 激重

七月的風 腥臭

從滅亡了的國土

刮到延安城中

失眠的青春的心

又被憤怒啃咬

激烈的彈起了

穿上靴

束緊武裝帶

我裝在壁上消失

短槍在腰插

衝出了小屋

雨仍在空中飄

連綿的 溫柔的

輕輕在臉頰撫撫

七月的延安 太好了

但青春的心

却燃燒着

要把全中國化我像一個延安

七月十日於延安

## 略談改良平劇

舊形式應該被利用，已不是今日的問題，現在急待商討的是如何選擇和改良，茲特就關於平劇的說一點意見。

### 一、爲什麼單說平劇

平劇已經被很多人注意，被利用起來了，老舍先生和田漢先生便都是勇敢的創製者，將抗戰的內容放了進去的。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用了話劇的化裝術和服裝上演了松花江上和松林恨，現在還在繼續編排，抗日大學也跟着演了不少「舊形式和新內容」。自從西北戰地服務團在西安上演了忠烈圖及烈婦殉國的秦腔，聽說繼續的頗不乏人。現在西北戰地服務團又集體創作了白山黑水，使用了一些大眾語句，在服裝上大胆的創製了式樣，樂器和音樂也增加，又加上了佈景，那麼平劇之已經被大家贊成的利用了起來，也許還將影響得很普遍是無疑意的了。

平劇雖說比較一切地方戲都不大衆化却，逼化。從事平劇的工作者因此也更多，幾乎可以代表中國的舊有的戲劇，所以有人稱平劇爲國劇。

平劇比一切地方戲技術高，格局深，因此利用也不易，問題更複雜。

### 二、我對於平劇之認識

平劇是繼中國傳統的歌舞而演化成成的，遠如趙飛燕之掌上舞，楊貴妃之霓裳羽衣舞，近則彈變爲崑曲。所以它的一切規律以合於能歌能舞，歌舞本是象徵的，真的生活中沒有誰用唱來代替了說話。所以他又是象徵的戲劇，那麼無的變成了有的，少的會變成多的，誇大，虛擬，成了很自然的現象。

譬如開門，上馬，若真有其物，未必美觀，因為違反了象徵，減少了舞態，平劇的一點一滴，的確是經過一番考慮的，我們現在既要改良他，也就不得不加一番研究，如同服裝，平劇的服裝，我以為決不是代表了何朝何代。因為唐漢宋明並無分別，元，清，匈奴也差不多。古裝戲中之花旦，大都穿民國初年的衣服，而貧窮之家的女子或少年，穿的也是珠玉滿頭，但觀眾一目了然，誰是宰相，誰是員外，誰是公主，誰是丫環。為什麼呢？因為它的服裝告訴了他的身分。所以那服裝只是根據了當時現實的服裝，誇大起來，又滲雜了後來的，使其階級分明，顏色鮮亮，合乎歌舞，就是它那些動作，臉譜也根據同一理由發展的，牠的主要點也是把劇中人典型化，曹操一認便知是奸臣，關雲長不說話也是好人。包文正的黑臉不同於李逵的黑臉，鬍子也各有不同，壞人常掛只有下邊的，原因是一個大口，兩片紅唇在一叢短鬍子裏大張着，是不美觀的，還可以增加他給人的壞印象。動作全有一定的章法，因為是配着音樂來的，然而一舉一動，一顰一笑，演出時以演員的技巧高下，便大不相同，所以平劇的觀眾不在了解故事的内容，只在欣賞藝術，幾個舊劇本演來演去，一旦名角登台，仍是人山人海。因此在劇本的創製上，很少進步，而演員之中的互相競爭，教練以奇貨可居，不肯輕易傳授，於是技巧亦墨守成規，甚至大半演員不得要領，沒有很好的學習，也沒有幾本很好可資研究的書籍，使本來很是普遍化的平劇，變成難於深造，只是一部份人才了解的東西了。

### 三、改良過之平劇

第一是梅蘭芳包括程豔秋，荀慧生等，梅蘭芳上演的劇本，有大半是新製的，歌舞也增加了許多花樣。樂器增加了，利用了燈光和佈景，連服裝，就是他本人在台上的服裝也部份的改變了。不過他的途徑是趨向個人的，趨向不大衆化的。他的劇本的詞藻修飾到非一般普通人能懂，劇本中只一個主角是有戲做的，其餘全是陪襯，或陪襯中之陪襯。他的服裝的改變也是一般演員或戲院不能購置的，

機關設置，非可形容，但匠心也只在一人身上，所以蘭芳演的戲，如果沒有一個足備條件的舞台，和演員是不能上演的，而且是更不大衆化的，所以這途徑我們是不能走的。

第二是在上海周信芳先生（麒麟童）以及高百歲先生等，這條途徑即是所謂機關佈景連台好戲，這是有佈景，而且利用了燈光之長篇故事的述說。不同的地方是加多了些曲牌小調有時且雜以地方土語。雖說有很多人目爲海派，却因爲他比較接近大衆，花樣又多，自有其觀衆，每本新戲上演時，總可連演一兩個月。但他的缺點是不能跳出舊戲的窠臼，弄得每本戲中都有後花園裏私訂終身，忠臣報國，小丑打彈，甚至大鬧天宮。而佈景只在取巧熱鬧，難免俗氣，趣味亦嫌遷就大衆，因編製上之繁雜，有時連一種歌舞戲之空氣也失去，在戲院子裏雖一笑五個鐘頭，生旦淨丑，進進出出，載歌載舞，賞心悅目，然而沒有深刻的印象，沒有感情的共鳴，姑不論其劇本之內容意識等問題，所以這條途徑也還應加以更進步的糾正。

#### 四、應否從事改良

①

平劇是有其長處的，四爲他是象徵的，可以不受地點和時間之限制，他的唱詞雖說不容易聽清楚，但牠有道白去補充，牠的服裝的顏色，都鮮豔奪目，正反分明，臉譜誇大，合乎圖案，動作姿態處處入畫，悅目怡神，引人入勝。但如果要利用牠，以作抗戰宣傳，不使其落伍，只成爲少數人之享受品，則應發揚其優點，摒棄其缺點，才可以將新的內容放進去，不至格格不入。因爲平劇在今日講來，實在有許多不够之處，如動作太少，調子太少，劇情及編製方法公式，音樂單調，缺少佈景，典型的人物不够（只有生旦淨丑末），步法及服裝如抗拒戰劇，則嫌距離現實太遠。所以如果不改良的去利用牠，不特沒有發展的前途，且成牛頭不對馬嘴，不倫不類的東西了。

#### 五、應站在何等立場來從事改良

最主要的是應該明瞭利用牠，是因為牠有歷史的根源，有較好的技術，有廣大的觀眾，所以我們不能站在違反了平劇，歌舞劇的原則之外來改良牠，不能站在話劇的立場來改良牠。因為要是離開了原則，則將失去牠原來的好處，譬如我們認為那些化裝，道具，衣服，動作全不現實，唱詞又不易懂，于是將牠都現實化起來，話劇化起來，那末縱使有一部份觀眾擁護，但這決不是那些原來的平劇的觀眾，他們仍將只看那些四郎探母，遊龍戲鳳，這也離去了爲什麼要利用舊形式的觀點。既不能爭取那些觀眾，又不能爭取那些從事平劇的工作者在正確的領導下向前走去，因為那不是改良的平劇，却只是另外造出來的東西，並不是他們所喜歡的。

#### 六、應如何改良

既然應該站在不離開歌舞劇的原則內來改良牠，所以牠的音調色澤，形態線條，都需要諧和，內容情調一致，須要豐富的有力的情感，又要不違背美感，現在暫就我的意見作爲一個芻議。

劇本之創製：內容以堅持持久抗戰爭取民族解放爲主題，可分兩方面發展，一是含有反對侵略，擁護和平的歷史劇，這本較合乎平劇的條件，不過因爲凡是孤臣孽子，不够表現這一時代，所以要應該多採取現有的真材料，創造一些格式，不硬套，現有之劇本，如忠烈圖即有桑園寄子的場面，松花江即打漁殺家之改編，松林恨起頭是摹仿南天門，這樣套來套去是不够的，而且一定將限制了題材，方法一定也要改過，如住客店，店主大半就是壞人，一睡覺便敲更，還一定要唱「聽聽樓打罷了三更鼓……」語句也可以更大衆話些，大膽的使用新口語，只要能押韻能唱便行。分場可極力減少，使其緊湊。

服裝：服裝常常成爲很多人懷疑的問題，演現在的事，穿古人的衣服，有人以爲滑稽，但穿灰軍裝，提起灰布大衣，扮李宗仁或劉增成，在台上揚鞭躍馬也未免有滑稽之感，平劇中之袍，袖，帶

，都是以有助於舞的動作，若去袖，則手的動作應改良，若去袍，則走的動作應改良，既然平劇是象徵的，大部份都不須要道具，只用動作來表明，則服裝不一定要穿真的，所以可以拿現代的服裝把他誇大，製成一定的式樣，圖案化，典型化，宜於舞，宜於看，至若淨的衣腳到底怎樣，生旦又應怎樣，工農兵學商之分別等則我還沒有定議，希望有志於改善平劇者去商討，西北戰地服務團由漢口山黑水之服裝，已有一個大膽的嘗試，係胡考先生的設計，自然這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未可作為準繩，但或可作為一個參考吧！

臉譜：跟着服裝的問題是臉譜，這里也有兩個極端的意見，一部份是贊成同話劇一樣，可是還有一部份人極力承認舊劇臉譜是非常藝術，我也承認平劇臉譜非常有講究，不特能代表各階層人，而且好看，但那些臉譜中缺乏現代人的臉譜，嚴嵩不能代表袁汝耕，金兀朮也不能代表日本帝國主義，我是贊成舊劇的，須要誇大和典型，但必須創造新型，如近代之漫畫，也可部份採用希特拉之漫畫臉譜，我們覺得很像他，看照片倒感覺不十分像了。這就是臉譜的長處。此次白山黑水中之日本人用武士道的臉譜則較之舊劇中花臉及話劇中的紅色濃眉之油光臉均能代表日本帝國主義之兇惡。

佈景：如有佈景不特美觀，實在可以加重氛圍，不過只宜于象徵，不必太真，用圖案的線條，圖案的顏色，同服裝使顏色相襯，同動作調和。

燈光則可以完全利用。

音樂：最難的是配音，因為他不只是配動作而且有加強效果的作用，所以總感覺中國樂器太少，又嘈雜，調子單純，故應選擇許多外國樂器增加，要有感情，要有變化調子，却不能太歐化，應該保存一些東方的，中國的情調，這須要很多對古代音樂，東方音樂，西方音樂，對平劇，有研究的人大家來產生的。

因了種種之改革，勢必影響動作，所以動作不妨多加研究，尤以表情應當多運用戲劇之優點，舊劇上有一大毛病，即台上人精神不互相貫注，有的拭淚哀啼，有的仍呆若木雞，有唱才有作不唱時即不動作無表情，可以有自由瀏覽台下觀眾，其餘如檢場須絕對廢棄，非常破壞劇情的。

上邊的意見全是我的一知半解，外行人說的話，但事實上却不能不逼我說出一些意見，我本想，我到幾本或幾篇關於平劇的書籍參考，但一本也沒有找到。謬誤之處，容或不少，但也不過希望能以此引起注意，詳加討論，尤其是希望內行人能多多提供意見，和大膽的實驗，失敗一定是有的，但根據了失敗的經驗再度的改進，勇敢無畏，即可糾正以至成功。



# 年 一

每冊實價國幣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執筆者

丁

玲

發行者

華僑書報流通社

印刷者

中國印刷公司

代售處

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廿八年七月

(7)

3C  
5  
3